

第一七七六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安吉·E.布鲁克斯小姐(利比里亚)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伊弗鲁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女士，你当选为第二十四届大会主席，是对你，作为贵国的一位外交家和忠于联合国事业孜孜不倦的工作者，所作的特殊贡献的适当承认。你在过去十五年的出色工作中，获得了各种丰富的经验；我相信，这些经验对大会将大有裨益。你这位非洲的优秀女儿，当选为大会历史上的第二位女主席，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骄傲。

2. 我曾有机会在联合国各个会场跟你一起工作；你完全可以理解，当我今天发言的时候，我的一位老朋友，同时也是我国的一位伟大朋友在担任主席，我是多么高兴。

3. 此外，请允许我趁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向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的家属和危地马拉政府表示真挚的慰问。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的过早逝世，使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

4. 一九六九年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毫无疑问，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记载：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实现了许多世纪以来的梦想；不仅如此，而且这一成就还为人类的想象开拓了崭新的境界。也可以说，这一成就戏剧性地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前景的看法。

5. 人类通过经常对未来抱有理想并实现这些理想而取得了进步，如果在过去这是真实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更加清楚：人类的未来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对大自然挑战的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崇高，征服大自然的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巨大。如果今天我们还是沿着过去那样的道路前进

的话，我们就有一切理由对未来抱乐观态度。然而，事实上，我们能以如此坚定的乐观主义展望未来吗？

6.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具有质的不同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过去同未来越来越不相关，这种说法似乎是荒谬的，但事实上确是如此。直到不久以前，人类还不曾拥有进行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技术能力。只要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人类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而不致因担忧整个人类的毁灭而妨害人们的理想，或束缚人们的想象力。既然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人类的想象力就被笼罩了一层阴影，人类的理想似乎也到了尽头。

7. 尤为重要的是，人类登上月球这一奇迹生动地表明了，人类在知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科学技术成就。这些最新成就使得任何人也不再怀疑，人类现在已有办法从地球上彻底清除复仇女神所给予的、由来已久的愚昧、贫穷和饥饿。如果人类不很快铲除那些仍在折磨着三分之二人类的祸害，这将肯定不是因为缺乏专门技术，而是因为缺乏意志以及没有能力组织、安排自己的力量和目标。

8. 然而，这幅图景的另一面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能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同一种科学技术能力，也能用来造成整个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登上月球既表明了这些最新成就为人类展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事情，同样也表明了人类已经具有了自我毁灭的可怕力量。即使当我们为人类的奇异的登月航行欢欣鼓舞、惊叹不已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的全部含义。我们现在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楚，为了人类的生存，对于那些科学技术的惊人成就所能起的破坏作用，我们应该加以控制，而对于它们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面，我们应该加以促进。

9. 这就使我直接涉及到我们在联合国辩论了多年的两个重要问题：一、裁军问题，二、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

10. 秘书长在谈到裁军问题时说得很对：“世界正处于一个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可以认为是决定性的时刻，它面临着核军备竞赛的严峻挑战”〔A/7601/Add.1, 第26段〕。然而，我们必然会一致认为：可以作出的抉择似乎很清楚；当前形势也并不异常费解。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力量互相毁灭，并在此过程中毁灭全世界。为了追求一种幻想的优势，又是这两个国家掀起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同时，正以惊人的速度获得“超级杀伤能力”，也就是，超过能互相毁灭的力量若干倍的能力。秘书长以下面的话生动地描绘了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核军备竞赛螺旋上升，世界安全就随之螺旋下降。”〔同上，第28段。〕

11. 在这种形势下，两个超级大国所必须作出的不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者的那种古典式的进退两难的抉择：要么它们被迫完全放弃核武器并把用于发展武器的科学技术置于有效的控制之下，要么整个人类毁灭的危险和不安全感无限加剧到这样一种地步：由于检查问题变得如此复杂，即使超级大国有朝一日想削减它们的核武库，也再没有能力削减了。这并不是什么无聊的空想。由于出现了发展反导弹防御计划和多弹头导弹计划，我们已经看到了不祥之兆。如果在整个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直接应用于发展战争武器，那么当前的应用率则是空前的。每前进一步，人类控制使用这些武器的机会就随着逐渐减少，不久就会达到完全无法控制的地步。

12. 在化学和细菌武器方面，这个问题甚至似乎更加紧迫。第一，发展化学和细菌武器不仅比发展核武器便宜，而且人们能够更有效地将其发展隐蔽起来。第二，更多的国家——根据最近估计，约有三十个国家——具有把化学制剂和细菌制品发展为致命的而且无法控制的战争武器的潜力。

13. 秘书长在十四位杰出的科学家协助下草拟的关于这方面的报告证明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有理由的。这份报告说：“如果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这些武器的话，没有人能够预言它们的作用会持续多久，也没有人能够预言它们将如何影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结构。”①

①《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及其可能使用的影响》(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9.I.24)，第375段。

14. 除非国际社会，特别是超级大国，下定最后决心，人类就不可能在争取时间的竞赛中获胜。无论如何，剩下的时间似乎不多了，鉴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惊人速度，我们最多也只有十年时间了。

15. 正是由于对在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中经常所谓的“疯狂冲力”感到忧虑，我的代表团热烈欢迎秘书长提议把七十年代也宣布为裁军十年。我们也同意他的以下意见：类似目前正在进行的，要在七十年代的十年中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采取共同行动以确立我们的目标和具体目的，同样，在裁军方面也应该制定具体目标和时间表。

16. 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正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科学技术差距是使它们的发展日益扩大其差别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认为，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受到最大限制的一个因素；所以存在这种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不能平均分享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益这一点来解释。新的科学进步使许多发达国家能够生产可以与一些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传统商品媲美、有时甚至是更好的代用品，同时它们在这方面的生产能力和效率也有所增长。

17. 在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对农业的强大影响是如此惊人，因此今天许多发达国家发现自己能比较便宜并更为方便地生产粮食和能用来发展工业的其他农业商品。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农业革命不仅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发生的，而事实上也是农业革命才使它们有可能实现了工业化。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发展的结果已使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几乎每一种农业商品和工业品方面无法同发达国家竞争。在少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某些有利之处，这并不是由于技术或组织效能给它们带来了任何有利条件，而是从象气候和得天独厚这些因素中得到了好处。在这些例外的国家中，有的国家生产工业国家所需要的某些热带产品，有的国家输出诸如石油或者其他贵重矿产等等发达国家所缺乏的有价值的物资。

18. 从直接的意义上来说，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也就意味着有了资本和受过训练的人员，发展中

国家在这两方面的来源却少得如此可怜。然而，资本不足或受过训练的科学技术人员的不足严重地限制了这些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些科学发展已达到先进阶段的国家越来越有能力以高得多的速度发展科学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却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现象的唯一结果是使向发展中地区进口科学技术变得过分昂贵。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它们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它们的问题也就不同，这就使得先进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脱离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19.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使发展中国家打算作它们应该作的一切，以便最有效率地进行发展——由于明显的理由，它们并没有这样作——它们也根本达不到任何目的，因为象技术差距正在日益扩大，它们对于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平等无法进行控制，这些外来因素对它们的经济的发展，比它们自己所能作出的决定有着更大的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假定发展中国家将要作它们能够作到的一切，或者要求它们必须作到这一切，那是近乎不现实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大半意味着它们简直没有能力把事情作好，这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它们有这种能力的话，首先它们就不会是什么欠发达的国家了。

20. 在目前的历史情况下，存在着内在的不断扩大的技术差距，没有任何事物能代替组织适当的、互相有利的国际合作，这样认识的根据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个国家的行动不仅会间接地影响其他国家，而且工业化的富国的行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之大使得先进国家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作出抉择要干什么或不干什么，都会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停滞的不同后果。

21. 我们就是应该以此为背景着手为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精心制订具体目的和目标这一任务的。在经济发展的艰难困苦的道路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了完成某些经双方同意的起码目标应当分别或共同采取什么行动，要是我们不能对此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就不仅会失去由于各自的努力而可能取得的利益，甚至还会发生龃龉，各行其是。在我们的代表团看来，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世界各国互相依赖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希望为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

起集体行动的体制。对于这一基本情况我们应有深刻的理解，因为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些迫切问题。人类既然开始有了共同命运，那么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即使不是从利他主义动机出发，而是从开明的利己主义动机出发，也应该可以预见到一个解决发展问题的办法。

22. 然而，要把在经济社会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呼吁，由诉诸人道主义的本能而转变为强调一切有关国家的利益的开明的利己主义，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态度。在这方面，联合国对于形成人类为适应这一史无前例的时代的新良知能发挥有益的作用。特别是各会员国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告诉它们的人民，它们能够从一个有效的国际合作制度中得到益处。

23. 显而易见，联合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办法在各条战线上着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然而在我们看来，如果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要取得什么成绩的话，那么在成员国中，特别是在先进国家中，通过它们的大学、新闻界、商业和公众生活进行一次能影响舆论界领袖的有限的但有成效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24. 现在我想把话题转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突出的政治问题上去。

25. 要对联合国在这动乱的年代里所作的工作进行坦率的估价，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联合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信任危机”。我们的诊断也许不同，但上述事实今天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真加以否认的。看来理想主义普遍地变得越来越无力，各地人民简直再也不能相信联合国宪章向人类展示的希望有一天会实现。近来，即使我们这些能够有幸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哪怕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自尊心，也难以在这里的各会议厅和其他场所提出任何可以称之为进步的东西。

26.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有一派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亚、非国家对此应该负责，这种观点已为某些方面的知名人士所广泛接受。这些批评者提出了明知联合国办不到的荒谬要求，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断言亚、非国家正在慢慢地破坏这个组织，他们并且争辩说，亚、非国家依靠更多的是机械的多数而不是认真的协商。

27. 另外一派把联合国当前所表现的无能为力归咎于以下事实：联合国这个组织，特别是大会，是过分理想化了，以致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能真正反映世界的现实，所以不能期待联合国采取负责的、现实的行动。但是在另外一派看来，联合国是为了维持在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大屠杀以后于一九四五年出现的世界现状而建立的一个组织。因此，根据这一观点，现在就不能期望联合国适应于过去二十五年中所发生的革命变化，从而就使当前的矛盾和僵局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28. 当然没有人能够宣称他、而且也只有他才能对这种意志上的小毛病作出正确的诊断。这种种解释，尽管说法不同，程度不同，却都有几分真理。但是我们必须同意，无论人们对联合国如何评价，却没有人能够对当初启发人们制定宪章的那些原则严肃地指出有什么错误。弱点始终在于本组织成员国是怎样履行这些原则的。

29. 在这方面，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如果我们大家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由于未能使联合国起到它能够起的有效作用而承担某些责任的话，那么有些成员国在这方面要比其他成员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点也是同样明显的。

30. 比如，让我们回顾一下关于殖民主义问题的记录吧。虽然联合国宪章作出了所有被压迫民族都有自决权的诺言，但是在六十年代开始以前，本组织对于非殖民化运动却几乎没有作什么工作。众所周知，联合国没有参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北非和非洲其他地区的非殖民化活动，从而导致了本来可望避免的杀戮。联合国在其成立后的最初的十五年中关于非殖民化活动的记录，事实上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为一连串地错过机会。就一些有影响的会员国来说，它们的记录表明，它们完全放弃了宪章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31. 今天我们所目睹的在非洲遗留下来的殖民问题，只是同类情形的继续。一些国家，或者是肩负着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实现其原则的重大责任，或者是环境赋予它们以改善一切危险的殖民地局势的力量，仍然在坚持拒绝履行它们的全部责任。

32. 无论是关于葡占非洲领土，还是关于罗得西

亚或者纳米比亚，或者南非种族隔离问题，都再也没有通过说服或谈判而取得圆满解决的任何希望了。记录表明，十多年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此目的反复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联合国外交手段，但均告无效。假如坦率地对这一记录进行估价的话，我一时还看不出人们怎么还能抱有希望认为南部非洲的那些殖民政权会通过某种方式被说服改变它们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那些在这一点上还仍然抱有什么别的希望的人，不是在那里打如意算盘，就是在为他们未能采取一定的行动以尽到他们的责任进行辩解。

33. 到现在应该是清楚的了，我们已经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如果要提出任何改变行动方针要求的话，我们不应当向南部非洲的那些殖民政权提出——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听不进去的——而是应该向少数几个政府提出，这些政府没有能够根据它们的责任直接采取行动，才使得那些殖民利益集团有可能继续顽固地对抗联合国。

34. 因此，在南部非洲的任何一个殖民地的危险局势至今丝毫未见改善，这是毫不足怪的。葡萄牙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正在进行的殖民战争越来越野蛮了，而遭到的反击也越来越激烈了。然而，世界却似乎对此很少听见，或者充耳不闻。那些把大批武器送给或卖给葡萄牙而使它能够继续进行战争的会员国最近更变本加厉地帮助葡萄牙从这些领土上窃取资源，以便使它们能多分到一些战利品。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南非和西方资本大量流入安哥拉、莫桑比克的长远含义。

35. 关于罗得西亚，即使那些主张强制性经济制裁的最乐观的人们到现在也应当看到，那些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就开始实行的措施并没有使伊恩·史密斯非法叛乱政权垮台。安全理事会有关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执行制裁情况的那些报告有力地证明，这些制裁措施现在一般都没有得到遵守。假如制裁得到完全执行的话，象南罗得西亚这样一个完全依靠进出口生存的小国，在其经济受到这样严厉的惩罚后本来是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

36. 就我们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抱任何幻想，认

为南非和葡萄牙会在这方面和联合国合作，尽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它们当然有遵守安理会决议的义务。然而，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些报告含蓄地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许多国家一本正经地装作在执行制裁措施，却并没有阻止它们的国民通过中间人跟罗得西亚做买卖。

37. 在这个问题上，不容忽视的是国际社会的某些重要成员现在仍然在罗得西亚设有领事代表机构。

38. 有些人抱有幻想，希望通过某种奇妙的方法来说服索尔兹伯里政权改变其行动方针。假如这些人的希望一直是真诚的话，那么，在这一领土上强行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和该政权对自由战士所采取的变本加厉的镇压措施，现在对这些人来说应该使他们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由于上述行动，伊恩·史密斯政权看来已经焚毁了它自己同国际社会相联系的，以及同那些坚持说罪证不足、南非无罪的人们相联系的一切仅存的桥梁了。

39. 南非也继续加紧了对于纳米比亚的控制。同时，由于纳米比亚正在被逐步纳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旨在破坏这一领土完整的各项政策也在推行。在此期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联合国履行它对这一领土所承担的管理职责。在过去的一年里，联合国所做的只不过是几次呼吁南非不要处决一些由于反抗压迫而被投入监狱的自由战士，而这些呼吁一经发出，就立即遭到了南非政权的拒绝。

40. 因此，对于在南部非洲尚待解决的那些殖民问题，必定会得出下列结论。第一，联合国对南部非洲的那些殖民政权的违抗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是非常不够的，这更加大大挫伤人们对联合国的热情。第二，现在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再发出任何呼吁也不会使那些殖民政权改变它们的行动方针了。第三，如果对所有这些地区的危险局势的改善还有任何希望的话，这种改善只能在本组织有较大影响的会员国采取与宪章所规定的责任相称的有效行动以后才能实现。

41. 此外，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小国中间，对联合国能否对它们的安全需要作出反应，还存在着某种怀疑。众所周知，由于在安全理事会中存在着僵局，对宪章所规定的集体安全所抱的希望从来就没有实现

过。另一方面，由于大国拒绝与较小的国家共同承担维持和平与安全责任，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萌芽时期就被扼杀了。

42. 我遗憾地说，负责研究有关维持和平各方面问题这一任务的三十三国特别委员会^②从来未能着手解决根本问题。我认为，现在是大会探讨新办法使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用得以继续发挥的时候了。必须强调指出，联合国的这种作用首先是应本组织较小的成员国的要求而加强了。

43. 在越南、中东和尼日利亚，枪声并没有平息下来，甚至当我们在联合国这里讨论问题的时候，所有这些地方的人们还在互相残杀。

44. 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够称之为进步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事实，至少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谈仍在继续进行。此外，最近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战斗有可能逐步降级。即使在逐步实行可能导致停火的战争降级的过程中存在严重障碍，至少就越南问题来说，最后解决的关键是很清楚的。这种解决办法的前景是，越南人民将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对他们愿意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下作出决定。

45. 关于中东，我去年说过，“维持脆弱的停火安排几乎好像是取决于各种事件盲目的相互影响，而不受国际义务的支配，甚至也不受自身利益的支配。”〔第一六八三次会议，第14段。〕从那时起，局势已经恶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使我感到遗憾，甚至不能在今年重复那些话了，因为今天的事实是，在许多地段停火安排已经失败。取而代之的是预谋的、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破坏停火，它已成为天天发生的现象。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和约旦-以色列停火地段，破坏停火的行动已经具有持续战争的规模。

46. 我的政府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主要动力应来自联合国机构内的大国。由于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扭转这种持续战争的局面，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大国有不可避免的责任采取行动。或是在经济上，或是作为冲突双方的武器供应者，大国已严重地卷入了

^②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这场冲突，并且因为在这种形势下有大国发生对抗的危险，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就有更多的责任立即采取紧急行动。

47. 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第 242 (1967)号〕中包含了立即解决和长期解决这场冲突的基础。正如我去年所说的，这个决议包含了一系列微妙地平衡着的、由双方相互承担的义务。问题一直在于有关各方执行各项义务的时间安排方面。假如大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作出保证，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就不会构成任何克服不了的困难。

48. 然而，在这种形势下，时间看来是个关键。问题越是拖延下去不解决，就会变得越难处理。一个国家的领土被外国占领决不可能被容忍下去而又不引起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占领时间越长，反抗就越强烈。这种长期占领已经在给中东局势带来无法预测和不可控制的因素。

49. 尼日利亚的内战依然没有缓和，这是我的政府严重关切的事情。我的皇帝，作为非洲统一组织尼日利亚问题协商委员会主席，为了寻求解决这种局势的办法，花费了很多宝贵时间。这种局势无论对于尼日利亚人民还是对于非洲人民都只能说是一大悲剧。我的皇帝并没有因为没有进展而灰心，他将继续努力直到最后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

50. 如果事情到现在还不曾取得进展，这首先是由于这场冲突由来已久而且性质微妙所致。尼日利亚内战是由于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纠纷和摩擦而产生的。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尼日利亚所独有的问题。很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少数民族问题和国籍问题。非洲、亚洲新独立的国家由于有必要打破由部落和民族的忠诚而形成的旧结构的界限，创建一些组织和结构，从而带来了变化和调整，正是由于这些变化和调整，这个问题的范围就扩大了，并在一些地区导致了不时发生的冲突。尼日利亚也必须象其他国家那样，解决这种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或至少要做到把这些难以避免的摩擦合理地限制到最小程度。归根结蒂，解决当前这场冲突的基础，是必须恢复这样的信心，即在将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尼日利亚民族的政治实体，所有组成这个国家的民族都必须在建立民族

国家的过程中学会尽量减少不可避免的摩擦。如果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作出抉择不愿接受一个共同的命运，这个问题就将不会得到解决，因为在非洲的具体情况下，这就会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过程。

51. 最后当联合国即将跨入它的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展望未来。如果即将到来的那届纪念性大会将对国际社会起一种有价值的的作用的话，它就应该使我们大家有机会认真的估价过去二十五年所发生的事件和各项发展以及估价联合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正象我早已说过的，在这个世界上各国已经变得互相依赖，难解难分，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从现在到下届大会中间这一段时间应该用来在各国首都进行这种评价。计划中的纪念性大会，也应该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提供在这里聚会的机会，以便他们能够再一次献身于履行宪章的原则。尤其重要的是，纪念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大会应该鼓励会员国政府提出能够有希望满足国际社会争取安全与正义、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大胆的新设想。

52. 一些没有参加任何军事联盟的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在上星期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荣幸地当选为主席，它们着手研究了联合国会员国怎样才能有效地进行合作，来解决长期以来使国际社会感到苦恼的某些突出问题。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还同意将来举行各级会议，包括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其目的在于对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使他们能够提供有益的设想，以便有助于使即将到来的纪念性大会能成一次进行总结和作出新方案的有意义的大会。

53. 说到纪念，我觉得在筹划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应注意到圣雄甘地诞生一百周年，并思考一下他的一生和他所树立的榜样的伟大意义，这样做是十分恰当的。圣雄甘地的一生是在各个方面为实现启发人们制订联合国宪章的那些原则而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生。因此，这样作是特别恰当的。对联合国也有特殊意义的是，圣雄甘地是从南非开始他争取人权的斗争的。而联合国在南非将来是否能起作用却还有待分晓。

54. 最后，在我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愿谈一下

所有非洲国家的政府都签署了的那个被称为卢萨卡南非宣言^③的文件，按照第六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④的最新决议，这个宣言不久就要由非洲统一组织大会现任主席、喀麦隆总统阿马杜·阿希乔阁下介绍给本届联大。这个宣言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庄严地表达了非洲各国人民对自由、正义和进步的抱负和希望。尽管意识到这些理想在非洲各国还没有得到实现，但非洲国家还是宣布了它们负有完全彻底实现这些理想的义务。它们要求世界各国对此做出保证，特别是在给予南部非洲人民自决权这方面作出保证。我认为这样的要求是并不过分的。

55. **图迈赫先生** (叙利亚)：主席女士，我们祝贺你当选为第二十四届大会主席，这必然使我们想到伟大的非洲大陆的独立和尊严的复苏，想到它的作用的恢复和文化的复兴。你象征着这个伟大的解放，象征着我们对那些仍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地区一定会获得自由和主权的希望。

56. 你继另一个伟大的大陆的一位杰出的儿子之后担任主席；这个大陆——拉丁美洲——的复兴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阿雷纳莱斯先生经过一届紧张的大会工作之后，过早地遭遇了一切人的最终命运。我们向他的国家——危地马拉，向他的政府，向拉丁美洲致以最沉痛、最诚挚的哀悼。

57. 主席女士，象多年来的情况一样，直到目前为止，在一般性辩论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仍然是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而你的开幕词〔第一七五三次会议〕就雄辩地定了调子。任何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当他看到世界的悲惨现状与宪章的崇高理想在许多方面不相符合的时候，一定会欢迎这种反省的精神。因为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的引言中含蓄地这样说：“我去年就提到……国际形势在继续恶化”〔A/7601/Add.1, 第1段〕。

58. 宪章的缔造者和起草人曾经设想建立一个法制的和国际间相互尊重的新世界，但我们现在距离实现这个崇高的愿望的确太远了。之所以如此，我想

到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人是不可救药的。他拒绝学习，而且坚持盲目追求弱肉强食的法则。但是，由人起草的宪章的崇高性否定了这种悲观主义的说法。对于这一差距的第二种解释是：在热衷于死抠法律条文、进行外交上的冷嘲热讽、玩弄外交遁词的时候，我们已经对我们自称所代表的那个人类世界漫不经心了。

59. 本届大会的议程有一百零四项。在我们大家真正诚实的时刻，都承认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以任何令人满意的方式去妥善处理所有这些项目。但是，尽管我们感到没有足够的能力，我提到这个议程是因为，如果加以研究的话，它读起来就象一份清单，一份开列了我们受命为之服务的那些“联合国人民”的希望和忧虑、进步和失败的清单。从经济发展到人类环境、从外层空间到海底、从种族隔离到对青年进行尊重人权的教育，以这些项目为例，可以看到期待我们去阐明、分析和解决的那些问题的广度。如果我们坚持企图把这些问题加以过滤，并把它们化为陈旧的、狭隘而严格的形式主义和程序性的礼节，那么我们就使我们所代表的人们——世界“各国人民”——感到失望。时不我待，这些议程项目的实质意义已在全世界深入人心。

60. “各国人民”的这种急躁情绪再也没有比在今天的青年身上表现得更为惊人地明显了。他们渴望摆脱战争、贫困、种族主义和非人的生活，这种渴望是超越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他们感情上的激变向总统们和国王们提出了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强有力的。我在后面还要就这种现象在中东的一个表现多说一些话。但是现在也许只要提到这一点就行了，这就是：不论在中东或者在全世界，正在扩大的抵抗力量和解放力量，都是由于缺乏对人的谅解而引起的反抗。这种反抗实质上 and 另一种反抗是相同的，譬如说，美国青年，实际上也是在全世界，对于在越南对一个已决心要在独立和尊严中生活的英雄人民所采取的不道德的、野蛮的和非人道的战争行为的反抗。

61. 因此，在中东的这种现象表明了世界各地青年运动的征象。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我们最好仔细地、正确地体会这一世界现象的含义，尽管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这些只注意形式的人感到不快。事实上，决定

^③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于赞比亚卢萨卡召开的第五次东非和中非国家最高级会议上通过。

^④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至九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我们有义务去注意青年们正在说些什么的，决不是我们多年来可能积累起来的知识。这个义务来自宪章本身。宪章开头就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旨在“免后世再遭战祸……”。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履行这个最崇高的义务，本届大会最好从玩弄权势转到人道主义，从浪费的、无休止的手续转到把我们所面临的每个重大问题核心中的道义平等准则确定下来。“人民”和“世代”是记载在宪章开头几行中两个普遍性的、强有力的名词，正是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最伟大的历史运动。

62. 现在让我转而谈谈这个议程上的几个具体项目。

63. 关于殖民主义问题，非殖民化的进程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秘书长已经充分地描述了在象南部非洲那样的地区，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罪恶依然未见消除。南罗得西亚问题，葡萄牙统治下的殖民地问题和纳米比亚问题，当然还有在南非对无辜的人民继续歧视的问题和借口维护苏丹的统治权而剥夺阿曼人民权利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只不过是对势不可挡的历史进步的反动表现而已。镇压不但远远不能扑灭解放运动，反而只能促进这一崇高的斗争。

64. 主权国家，特别是那些与殖民统治下的领土毗邻的主权国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支持这一斗争是他们的责任。确实，大会的各项决议也要求提供这种支持。可是，殖民势力却认为继续侵占主权国家的领土是正当的。安全理事会已经收到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对于那些明目张胆的侵犯行为提出的大量控诉。

65. 由于出现了两个恶劣的征兆，认真考虑以各种方式方法去制止这种恶化的局势的迫切性就增加了。一方面，殖民主义势力正在把他们的力量集合起来以便更好地保卫他们的反动堡垒。另一方面，他们除了从残酷剥削非洲和亚洲经济、人力资源的垄断组织那里得到支援以外，还完全不顾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继续从他们的盟国那里得到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66. 因此，加强联合国处理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各个机构，只能对热爱自由和爱好正义的国家如此渴

望的团结有利。否则，殖民主义势力对各国集体意志的蔑视将继续下去，而把世界拖进战争和黑暗的深渊。

67. 正是由于想到这些危险，我们觉得苏联外交部长提出的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具有重大价值。他提出的召开一次禁止化学和细菌武器会议的要求也是同样重要的。

68. 关于世界秩序这一问题，我们一如既往地继续认为阻挠中国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对宪章的普遍性这一基本原则的否定。顽固地坚持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会给全世界带来可怕的后果。我们也支持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这一问题的辩论的要求。统一和复兴朝鲜的目标是朝鲜人自己的事情，他们一定能够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行使他们的自决权。

69.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支持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该国在世界工业国中位居第八；我的国家——叙利亚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迄今一直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

70. 在考察世界经济情况时，我们发现情况同样是令人担忧的。到目前为止，为加速发展中国家的成长所作的国际努力一直是不充分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而正如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的引言中恰当地指出的那样，“在联合国各组织的大家庭为数相对有限的部门中，对优先考虑的项目问题有难于达成协议……的迹象”〔A/7601/Add.1, 第84段〕。我们认为，应该加紧努力，以便在制订国际发展战略的各个不同经济领域中的指标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

71. 不幸的是，过去在采取国际措施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达成协议以及执行这些措施的情况，是并不令人鼓舞的。在允许发展中国家更自由地进入那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方面，进展一直是很不够的。当我们考察有关提供发展援助的记录时，我们发现，除了两个国家之外，一般说来，在实现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净额援助的指标方面毫无进展。

72. 现在让我谈谈阿拉伯国家的爆炸性和悲剧性的危机，这在本届大会的议程项目中则称之为中东

危机。我的代表团最注意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让我直接接触问题的核心，并用以色列外交部长发言中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开始吧。谈到中东去年的形势时，他说，“没有一件事是象有理性的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进展的”〔第一七五七次会议，第163段〕。这是一个特别放肆的说法，因为以色列外交部长真正的意思是：没有一件事是象以色列军国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进展的。

73. 对这位外交部长来说，不幸的是，这场冲突的其他各方的记忆力和以色列人的记忆力是同样的好，而且他们的记忆力甚至要比这位外交部长企图暗示的更好。他的国家现在所抱怨的是，他所谓的“停火线”没有得到尊重。接着，以色列外交部长企图用下述说法为以色列继续占领别国领土进行辩解，他说：“……具有不同传统和不同文化的代表们都曾发表意见，表示强烈反对那种认为可以不在和平情况下改变停火线的幻想。”〔同上，第168段。〕

74. 现在，我必须坦率地说，我不明白这种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至少我不明白以色列外交部长认为这个世界组织应当怎样来理解这种话。“具有不同传统和不同文化的代表们”到底是哪些人？他们在这里的权限是什么？在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所制定的各项条例的范围内，他们的地位是什么？

75. 宪章的意思是清楚的。用征服和战争的手段来获得领土是不允许的。在巴勒斯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力图以形式掩盖实质的典型的两面手法的例子，这就是引起世界“各国人民”造反的根本原因。本组织还有待于听到以色列外交部长做出关于该国放弃以战争手段取得领土的庄严保证。恰恰相反，他告诫我们和世界人民，由于以色列人的记忆犹新，以色列“决不能再……回到那种政治上的混乱以及肉体上和领土上容易受到伤害的状态……”〔同上，第165段〕。这种情况，据他说，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一直存在着的。说起来我深感遗憾，美国总统对这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以色列扩张主义给予了援助和鼓励。尼克松总统说：“我们确信，和平是不可能通过中东版图的重大改变而取得的”〔第一七五五次会议，第65段〕。那么，如果中东版图要有重大改变的话，是用什么方法改变？和什么样的改变才算是“重大”的改变？对于

阿拉伯耶路撒冷实际上的吞并不是“重大”的？在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建立新的移民点是不是“重大”的？已经公布的在西奈设置军事基地的计划是不是“重大”的？以色列入侵以后强行驱逐五十万人是不是“重大”的？

76. 我既不想同美国总统，也不想同以色列外交部长在这里一味地进行论战，但是如果我默不作声地放过这些关于政策的说明，我就没有充分履行我的职责。此外，如果本组织认为他们的任何一种说法或两种说法都符合宪章的精神和文字规定，或者都符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的话，那么，本组织也就没有充分履行它的道义上的职责。用世界人民通俗的话来说，以色列外交部长是在说，必须首先确保和平，以色列才能同意结束这种半个世纪以前就把冲突带入阿拉伯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行径。无疑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本组织以及全世界应该看清楚哪是果，哪是因。如果象埃班先生说的那样，通向和平的途径就是进行谈判，那么，也应该说，以色列用不能容许的方式获得的领土将要归还多少给合法的主权国家这个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77. 现在，美国总统说，领土的获得只要不是“实质性”的，那就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说法使得用战争获得领土成为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了。这使人感到痛心胜于忿怒，感到醒悟胜于义愤。参加一九五〇年三国协议^⑤的那个大国的总统——尼克松总统，现在已经冲淡了这个诺言的内容，而把这个诺言说成仅仅是“实质性的完整”。这使我悲痛地想起，我前面的那位发言人的君主——埃塞俄比亚皇帝——大约三十年前，象一个孤独的、悲剧性的人物似的，站在国际联盟面前恳求保护他的王国领土的完整。现在，我们大家认识到当时对侵略的容忍毁掉了国际联盟的效能和信誉。

78. 以色列外交部长所用的语言有一个更加讲究技巧的方面；在研究他的语言的含义之后，我现在要对这一方面进行考察。以色列外交部长提到“停火线”，而事实上以色列喋喋不休的宣传也一直在使用这一术

^⑤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政府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签署的关于近东安全问题的宣言。

语。但是，在选词方面如此谨慎的以色列外交部长一定知道，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调查结果，根本就没有“停火线”这种东西。

79.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尼日利亚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说：

“在辩论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术语逐渐地流行起来，这个术语就是‘停火线’。为了避免仅仅由于不进行答辩而使这个术语被接受下来，让我说一下，……我们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停火线。有的是停战线。有的是停火命令，意思是说，军队应当停在原地，除了从战场回到自己的国土这样的移动以外，向东西南北任何方向移动都是一种违反停火的行为。”^⑥

80. 那种特殊局势今天依然存在。关于那种特殊局势的定义，联合王国的代表在同一个会议上曾经强调过。那时在安全理事会没有出现异议，这就意味着安全理事会一致接受了这个合法的定义。

81. 在一九六七年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关于是否有一条停火线的问题是非常难以解决的。这一点已经在一次辩论过程中得到澄清，这次辩论是要分清在参与冲突的各方之中，究竟是哪一方在持续不断地违反停火，一直到它到达一定的战略点为止，而这个战略点就是它总想在那里建立一条防线的地方。这就是问题的重要之处，因为它真正揭示了在一九六七年究竟是哪一方欢迎战争并为领土野心所驱使，哪一方是在真正为自卫而战。

82. 关于在从战争到和平的任何转变过程中谈判的基本作用问题，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道理。以色列坚持把直接谈判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一点必须认为是企图以形式代替实质的转移注意力的又一种手法。这或许听起来有些道理，但并不是建设性的。这听起来好像是慷慨大方，但实际上是专横独断。

83. 现在我再一次回过来谈谈宪章。宪章第三十三条表达了本组织真诚的意愿，即采取各种办法来实现人民免遭战祸的希望。宪章列举了八项公认的和

为大家所接受的寻求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宪章的制订者加上另外那七项，是一定有理由的。他们当时肯定意识到，他们不是在拼凑一本同义词的书。

84. 大会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必要辨别清楚，在拒绝直接谈判的时候，阿拉伯人既不是选择了战争而不要和平，也不是要求任何在宪章条文范围以外的东西。此外，形式和实质决不能混淆，关于形式的严密性应当仔细加以检查，以便确保它不至成为再搞既成事实外交的一个借口。能让以色列专断地解释宪章吗？本组织是否认为以色列应受宪章的约束？还是由于我们当中有些人不了解的某种奥妙，以色列有资格既扮演法官同时又扮演陪审员的角色呢？

85. 此外，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中东谋求和平究竟是“为什么人的利益”？是为了世界哪些国家的人民呢？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对和平利害攸关的重要因素以供审议，并使这个因素成为一个双方都将愿意维护的条件。尼克松总统在他的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声明〔第一七五五次会议〕中，对构成任何有意义的和平不可争议的因素表示尊重。当然他没有解释停火决议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如何代表了阿拉伯人民的切身利益的，虽然他说，如果要达到任何解决的话，这些条件都必须具备〔同上，第64段〕。他也没有解释，侵犯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三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完整怎么会是阿拉伯人的合法利益，只要这种侵犯够不上“实质性”的话。

86. 不管以色列最近的讨价还价的条件是什么，只要阿拉伯人愿意在这个基础上谋求和平，他们就会得到这些“合法利益”，关于这些“合法利益”，埃班先生总是更为清楚一些的。他总是在讴歌什么贫穷落后的阿拉伯人可以从以色列的进步和开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两个星期以前他就亲口说过这样的话：“这些合作和进步的新事以前还从未听到过或有人讲过。”而我们阿拉伯人还被认为是为自己的巧言善辩所陶醉，从而使我们自己做起极其荒唐的梦来！

87. 那正是以色列外长在这里说给公众听的话。不大了解情况的人们将会感到惊讶不已，为什么这些落后的不领情的阿拉伯人会拒绝投入这慷慨大方、坦白而又令人鼓舞的拥抱呢？但这并不是埃班先生在国

^⑥《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第一三五七次会议，第177段。

内所讲的私房话。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晚报》上援引这位“做好事”的埃班先生的话说：“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以色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猎获物而不是一个负担。”一个权威性较小的发言人在另外一家以色列主要报纸《国土报》上以同样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告诉美利坚合众国，如果你们停止对我们的无条件支持……将来吃亏的是你们，你们将被挤出中东。”

88. 这样的话对我的吸引力的确太强了，使我不得不套用一個流行的美国电视节目的名称，问道：“那位真埃班先生请站起来好吗？”

89. 我能够体谅报纸上的，甚至在以色列报纸上的不正确的报道。但是，事实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推动美国给以色列无条件支持的，不仅仅是任何一张客观的清单所列举的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国家权益，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尼克松先生在竞选运动中告诉我们的“新倡议”究竟怎么样了呢？斯克兰顿州长在提出在阿拉伯世界实行更“公正的”政策的简单的要求后，已经被放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如果不是为帮助以色列巩固其最近侵占的领土和继续在阿拉伯人的家园制造恐怖，那么，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进攻性的鬼怪式飞机，到底是根据什么均衡防御军备的定义呢？我不打算详细谈论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勾结。苏丹总理兼外交部长在本届大会所作的精彩发言中，提供了美国对军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那种无条件援助的清单。但是还有一个预兆不祥的事实在必须提出来。听说梅厄夫人在访问美国期间已经“购买了”一百五十架美国在越南使用的那种西科斯基型直升飞机，而只花了三亿五千万美元。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要把以色列这个“民主的堡垒”——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变成只有尼克松总统、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那些美国超级特务才知道的另外某一种“堡垒”？他们骇人听闻的罪行已经在越南和其它地方暴露出一点来，这种罪行现在每天都充满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这些事情和有的人伪善地从这个讲坛上进行的国际道德的道义上的告诫和说教相符合吗？我要问——并等待回答，这是不是为了使亲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以色列给阿拉伯人和全世界人民准备另一次可怕的事件呢？

90. 当然，美国和以色列都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任何特定的解决办法是真正符合中东“各国人民”——包括那些有合法权利要求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犹太人——的合法利益呢，还是说，是符合象以色列外交部长说的那个美国的“猎获物”的以色列的利益？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我们真正的中东人不禁要问，有以色列作为其“猎获物”的美国的合法利益又是什么呢？为争取和平作出的努力不是一场扑克赌博，在这场赌博中，我们阿拉伯人要把赌注押在一张估不透的底牌上。我们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目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既定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和确立。那些人就是以色列外交部长出于他对和平的激情提出的那个含糊不清的建议中所说的“人民”，他建议通过某种“五年计划”，负起“某种地区性和国际性的责任”来解决难民问题。对这个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这个基本问题，以色列外交部长却是个热衷于国际卷入的鼓吹者。然而，对于各项全面和平建议的制订，还是这个外交部长却说，在阿拉伯地区以外寻求帮助是“时代的错误”。这又是一种语义游戏，它使人们对这位玩弄语义游戏的人的道义用心产生怀疑。如果本组织接受任何一个这样的建议，则在这个难于控制的爆炸性世界里，它在道义上的威信将不会提高而只会降低。

91. 说到这儿，我想起法国的伟大作家艾伯特·卡缪的雄辩的语言，他有一次说过：“对于背信弃义的行为，绝对不能妥协，必须加以拒绝，并与之作斗争。”此外，在另一个场合，他还写道：“有些人从谈论关于荣誉或友爱的原则，没有经过任何转变就进而赞扬既成事实或最残酷的一方。”用这些话来评价以色列代表们所说的话，的确是一针见血的。

92. 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残酷无情的开端五十年以后的今天，也就是以色列发动最新、最残酷、最无人道的侵略两年多以后的今天，巴勒斯坦问题的现状。

93. 无疑，如果说在大事宣扬的那些以色列的“民主”政策中还有任何责任的话，那么，我们阿拉伯人就面临着被要求接受另一个既成事实，而这一事实却明显地、狂妄地违抗这个国际社会的立法。世界报刊确已充分报道了关于这一既成事实的消息，因此或许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复述。在世界人民被这些事件

所激动，完全相信这些报道的表面价值，并出于道义上的愤慨和司法上的公正，对这个强盗国家给予国际社会法律权限之内的正当惩罚之前，重复这些既成事实的消息比仅仅玩弄辞藻还要糟。

94. 例如，一九六九年七月九日法国《世界报》报道，埃班先生的同事、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据说在《圣经》的启示下曾经说过：

“以色列政府应该断然拒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第1242(1967)号〕，这个决议要求——不管他们说什么——归还包括耶路撒冷的前约旦管辖区在内的已经被占领的领土。”

95. 这种立场比出席这个世界舆论组织的以色列代表们的立场，起码是更为坦率和诚实的；他们来到这里，蒙蔽世界人民，说他们是接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定的，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在违反所有这些决定，每一天都在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以最新的努力来造成一种既成事实。

96. 我们阿拉伯人等待世界对这种坦率的白白作出回答。同时，历史会证明我们对那个既成事实进行的坚韧不拔和目前力所能及的抵抗是正当的。

97. 让我再提供另一个报道：一九六九年八月四日，《纽约时报》第一版报道，以色列的执政党召开了大会，已经下决心要“坚守”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和“相当大一部分的西奈半岛”。很难说这个报道是不负责任的。虽然，以色列也制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和一种新的法律概念。关于约旦河西岸领土，以色列已经决定要把约旦河作为它的“安全边界”。因此，如果以色列的这个概念被接受的话，那么，至少在那个地区，我们就得有不是一条而是两条边界了。

98.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以色列的在法律面前大家平等的概念的例子。大家都应该是平等的，只有以色列除外，正如乔治·奥韦尔所说的，它应“比别人更平等”。在一个边境上，以色列应有两条边界，而其它国家却应满足于不到一条边界。这就是这个政党的纲领，而正是因为这个政党，这位能说善道的以色列外交部长才有了他的政治生涯和荣誉。如果报刊的报道可以相信的话，那么，这位自称为《旧约》先知们

的直系后裔的人对他的政治靠山的纲领并没有提出过任何真正的反对意见。

99. 请听一听以色列总理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所发表的讲话记录吧。当有人问她，以色列是否承认对巴勒斯坦人“承担一些责任”时，这位祖母似的总理断然地说：“不，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不明白，为什么阿拉伯难民竟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特殊问题。”

100. 我们没有忘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事情。那时，包括以色列现任总理在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坚持说一个叫做希特勒的狂人，虐待当时在欧洲的犹太人，使他们成为一个特别问题；而且，他们还用一个从来没有解释过的逻辑，也坚持要求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承担特殊责任，为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所有的“犹太人”提供一个国家和土地，从而侵犯了这些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几个世纪以来享有的权利。毫不奇怪，一个曾经是哀求别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现在是在总理的人，现在又从一种征服和强权的地位出发，实际上却说：“巴勒斯坦人是什么人？他们对我有什么权利呢？”

101. 最后，我还不能不提一下以色列的英雄、国防部长的另一段记录发言。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九日《世界报》同一期上，他说：

“外国人应当认识到，且完全不说西奈半岛、戈兰高地、蒂朗海峡和约旦河西岸山丘对以色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些地方在犹太史上就占有中心地位。恢复历史上的以色列至今还没有完成。自从一百年前回到耶路撒冷以来，殖民和扩大边境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我们还没有到达这条道路的尽头：以色列国的疆界要由以色列人民来决定。”

102. 这又是讨人喜欢的坦率。我想请以色列代表表示一下，他对他的部长同僚发表的谈话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不能说是不合适的吧。如果他否认的话，那么，请他也讲讲清楚，以便让世界人民和我们都能了解，他的政府，包括达扬先生和他的总理在内，是否愿意接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作出的各项决议，包括要求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并坚持有关的

任何一方对难民都要承担责任？如果他不能拒绝，或者不能否认他的同僚的明确的表示的话，那么，我就向在中东寻求和平的本组织提出我们的看法：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以色列继续留在这个团体中。在本组织中，没有其他任何成员国象以色列那样经常地犯有侵略罪行，这些侵略罪行都是由于以色列决心不受本组织各项法令的约束并强迫世界接受它所造成的一系列既成事实而犯下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这样说过，而且我也引用过他这句话，“……(该国)疆界要由以色列人民来决定。”

103. 在此，我公开承认，我没有能力对阿拉伯悲剧再做进一步的评论，就让这位俄国出生的、前美国公民、现任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夫人去做出定论吧。就在上星期天，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她说：

“撤退并不是争论的问题，阿拉伯人也不认为它是争论的问题，如果人们说撤退是争论的问题的话，我认为那就是冤枉阿拉伯人。对我们来说，不那么幸运的是，我们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吵并不是一个领土问题。如果说是领土问题，那是不真实的。阿拉伯国家需要更多一点的沙子。这就是问题。”

104. 在开化民族的历史上，人们很少见到人的价值降低到这么一种程度，数以百万计的人变得无足轻重；他们的处境甚至比不上沙子，而且，所有这一切痛苦的遭遇只要能适应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新的开化使命”的需要，都是可以容忍的。这样，整个中东危机和整个阿拉伯巴勒斯坦悲剧，在梅厄夫人的价值天平上只不过是“更多一点的沙子”罢了，用尼克松总统的名言来说，就是“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世界人民必须对这个美国-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轴心加以认真思考。

105. 在埃班先生的讲话里，还有另外一句话值得仔细分析，而这句话同他所说的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它同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是有关的。埃班先生谈到那一幅关于“以色列精神遗产和犹太人团结的可憎图画”。现在应该是对他这句话加以检查的时候了。几乎在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每个场合，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任何评

价都被诬蔑为“反对犹太主义”或“反对犹太人的”。现在，也应该是结束这种伪善的时候了。

106. 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让我给你们引用一个年轻的犹太人的几句雄辩的话，这个年轻的犹太人是埃班先生自己的选民之一，他看到了并且公开宣布了在犹太人的真正精神遗产和最近才炮制出来的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各项民族政策之间的区别，这些民族政策是排他性的、歧视性的，因此，它们也是和任何名副其实的精神遗产正相矛盾的。今年八月在耶路撒冷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这个年轻的以色列人、哲学家、希伯来大学的学生讲出了这些非常雄辩精确的话：

“十九世纪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巴勒斯坦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当他们发现这块乐土……已经被人占领的时候，他们就面临一个人类可能面临的最困难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今天，巴勒斯坦人之所以反对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是在罪恶中诞生的这一单纯的历史事实所引起的，而是因为以色列一直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补过赎罪。以色列不但拒绝承认生来有罪，并以实际行动来赎罪，而正象经常发生的那样，这种拒绝态度已经使它又两次犯罪。无论是在一九五六年战争以后或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后，以色列都吞并了领土。正是这一罪恶，而不是以色列的原始罪恶，使中东冲突发生了如此可怕的升级。”

107. 埃班先生的另一个措辞“犹太人的团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无须详细加以说明。一九五二年的公民地位法是够明确的了，它确立了以色列国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及所有其它犹太人机构之间的关系。美国又怎样呢？它为什么容许那些活动呢？它为什么允许把减税基金拨付给那个根据法律负有为以色列民族利益服务的责任的世界犹太复国运动组织呢？

108. 的确，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金钱和政治压力的受害者有权作出他们的判断。事实是美国政府允许美国公民去支持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为。在美国做出比较象样的回答以前，我们这些美国这种作法的受害者，接受以色列外交部长的解释，即在中东

心脏地区，“以色列是美国的一个猎获物”，是情有可原的。

109. 让我回到我发言开始时所讲到的主题，也就是，主席女士，你本人在二十四届大会开幕词〔第一七五三次会议〕中所强调的主题，来结束我的发言。让我们不要屈服于这样的错觉，即认为我们正在尽我们的最大力量而世界人民却一直对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你们希望我们阿拉伯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那么，让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抓紧处理那个局势的核心问题吧。

110. 我并没有再提起以色列对有关耶路撒冷问题的集体意志的蔑视，来使大会感到厌倦。以色列提出一种新的“白种人的负担”的说法，企图使上述的蔑视行为合理化；我并没有对此进行反驳而使之增加光彩。我并没有提供多少房屋被推倒、多少村庄被毁灭、多少圣地被亵渎、阿克萨清真寺被烧毁以及一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的统计数字。我并没有把对以色列侵占行为的详细的起诉材料带到这里来，这些材料现在可以在人权委员会所得到的证词中找到。

111. 可以列举出来的事实是很多的；全世界在这种无法无天、傲慢蔑视和完全依靠武力的行为面前束手无策，这种情景使我们阿拉伯人感到震惊和悲痛。今天在我们所有的国土上，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愚弄世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应。我们的数以万计的青年人感到幻想破灭，在缺乏执行法律的明显意志或决心的情况下，采取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合法使用武力。巴勒斯坦的情况完全翻转过来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开始采取了有组织的恐怖行动，力图以此去挫败建立一种维护阿拉伯权益的政治制度的每一尝试。现在上述犹太复国主义的后裔，使那些受害者的后裔不得不采取合法的自卫反击以免灭亡。不要忘记，正是以色列占领着我们的领土。正是以色列单方面宣称，它没有从这些领土上撤出的意图。正是以色列说，它曾希望为了和平进行直接谈判，但是它却从议程上取消了阿拉伯的一切权利，并宣称已占领的土地是不能谈判的。

112. 你们要求我们谋求和平，我毫不含糊地回

答说，我们是要和平的。我们所不要的，而且绝不会接受的是投降。让我提醒大会，在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和在巴勒斯坦一直涉及到的问题，并不是一种可以轻易摆弄的地理政治学上的利益。虽然当我们种植每一棵西红柿，开垦每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建造每一座工厂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发布一条新闻报道或者提出一张蓝图，但是在人类进步的阳光照耀下，我们也正在建设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我们的目标，而且我们下定决心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珍爱我们的国土，我们节省我们的资源，我们有我们民族的自身利益。但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不能妥协和不可剥夺的人类权利的问题。对这个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人总是摆出一副恩人的神气，给予一种屈尊俯就的回答。

113. 当联合国的所有决议都得到贯彻的时候，然后，才能打开通向和平的道路，本组织才能使这个国际罪犯受到正义的制裁。本组织就能够使受害者享有每一个文明法庭所给予的对他的行凶者当面对质的权利。让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有机会在这里发表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这次悲剧性的冲突的第一方。要建立正义的社会风气，因为只有正义的基础上，和平才能实现。

114. 这就是和平的道路。这是一条回过头来要走的道路，回过头来包扎伤口，矫正那条弯弯曲曲的经过三十年国内战争和在二十年内进行了三次国际战争的迂回小道。当通向和平的道路的那一段得到修复时，这条道路向明天扩展的设计就会变得越来越明确了。用每一个开明的人应该能够理解的，没有隐晦、欺骗、或者诡辩的语言来说，阿拉伯人的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已经显示出这条通向和平的大道宽阔的特征；这就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与其它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的法律对所有不同信仰或不同种族的人都平等看待；在这种法律的保障下，人权在政治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15. 这就是他们为和平而提出的方案。我们请求那个在所有政府中最“民主”的政府会听一听那些具有大体相同想法的以色列人的意见。我们恳求你们都注意他们的呼声，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呼声，正如这实际上也必然是世界各地所有的文明人民的呼声一

样。如果以色列自己由于一些什么种族主义的或暧昧不明的原因，而不愿看到这条通向和平的道路的话，那么，本组织至少可以把这条道路绘制出来。或者，如果这一切都做不到的话，那我就只能说，阿拉伯人知道怎样去等待。我们的忍耐有时候被解释为听天由命，但是，那种说法是对我们性格的一种误解。

116. 让我结束我的发言，用我的声音来表达出那些应该到这里来的人当中的一个人的意见、愿望和精神，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是阿拉伯巴勒斯坦悲剧中两个主角之一。你们当中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有一种由受苦受难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所写的流亡文学。这个事实本身是重要的。它证明那些认为用一套肤浅的外交言词就可以把巴勒斯坦人打发走的人的想法是荒谬的。在这个民族中间有着一种深厚的、充满热情的、持久的精神，它能够写出悲剧的和悼念死者的诗歌。我要用这些诗歌来结束我这个发言，因为这些人民从他们的心灵和生命的深处迸发出来的争取正义和承认的呼声是合法证据的组成部分；如果你们要为和平来制订法律的话，那么，你们就必须考虑这个合法证据。我引用下面的诗句：

“如果我不得不丢失我的面包，
“如果我不得不叫卖我的精力和床铺，
“如果我不得不作为石匠来劳动，
“或者作为搬运工，
“或者作为清洁工，
“如果我不得不去打扫你们的仓库，
“在粪堆里搜寻食物，
“或者挨饿，
“而沉没下来——
“人类的敌人，
“我决不妥协！
“我要战斗到底。
“你们去把我的最后一片土地偷掉吧，
“把我的青春抛进牢房，
“掠夺我的遗产，
“烧毁我的书籍，
“用我盘里的食物喂你们的狗，
“你们去把你们恐怖的罗网撒在我的村庄的
屋顶上吧——

“人类的敌人，
“我决不妥协，
“我要战斗到底！”

117. 二千五百年前，另一位诗人站立在被那么多人称为神圣的那块土地上，向全世界大声呼吁：

“让正义象洪水那样涌出，
“让公正象巨流那样奔腾。”

118. 我要求那些依靠武力和征服，现在还跨立在我们圣地上的人们，也就是那些自称为那位古代诗人的精神继承者的人们注意他所说的话。这两位诗人表达出了不可避免的抉择。有一些力量已经在活动，这些力量认为，引证历史为自己辩解，就可以对那位古代诗人的诗句置之不理。

119. 我们大家都很成熟了，足以理解只要产生这些势力的基本条件还存在的话，它们是能够自生自长的。紧跟着这些势力而来的，只有更多的破坏，更多的暴行，更多的人类的苦难。我们必须相信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和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否则，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120. 让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吧。让我们讲真话吧。让我们把外交的实质和外交的形式区别开来吧。让我们总结一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吧。让我们毫不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地看清楚谁是国际盗匪，也同样明确地看清楚谁是受害者吧。让我们每一个人诚恳地问一问自己和自己在这里所代表的国家，在类似的情况下，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会怎样行动。最后，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要使我们已经制订的法律在诡辩中云消雾散，不要使我们所能掌握到的工具搁置不用，以便使从根本上犯了罪的那一方受到正义的制裁吧。

121. 这就是我们阿拉伯人提出的争取和平的纲领，随着这个建议的提出，我们祈求那位主张正义和公正的古代诗人的精神将会取得胜利。这样，把那位感到绝望的阿拉伯自由战士的诗歌转化为更加激烈的行动就不需要了。我们保证支持这项任务，并且请真正友好和道德上光明正大的人们和我们一起，用和平的手段完成和平事业。

122. 扎赫迪先生(伊朗)：主席女士，请允许我

对你当选为第二十四届大会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你当选担任这一崇高职务使我的代表团感到特别高兴和满意；这不仅是因为由具有你这样声望的人、非洲的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利比里亚的杰出代表来主持本届大会事务是非常合适的，而且还因为你的当选将进一步提高妇女的地位，进一步确认她们对世界社会及其问题的解决能够做出的贡献。

123. 因此，我们就你的当选来庆祝标志着摆脱了过去的负担并迎来了对未来的希望的这一事业的胜利。让我们从这一吉祥的开端中汲取力量，以团结、坚定和乐观的精神来对待我们面临的问题。

124. 你的前任、已故阿雷纳莱斯先生的过早逝世使我们深感悲痛。我们钦佩他在上届大会期间所表现的勇气、坦率和献身精神。他将长期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125. 今年，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人类长久以来所怀抱的一个伟大梦想已经实现了。若干世纪以来，月球激发了种种哲学思想、抒情诗篇和信仰。月球一直被人描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世界。今天，它激励着人类的团结与和平，因为那些首次踏上月球的勇敢的人们是以全人类的名义完成这一业绩的。

126. 这一奇迹不仅表明了当今世界变化之迅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人有能力实现他最大胆的梦想。对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成就，我们应以一次特别的表决向美国表示感谢。我们再一次向美国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向那些使“阿波罗”十一号发射计划变成活生生现实而做出贡献的男男女女表示祝贺。同样，我们也必须对苏联在同一领域里所做出的各项杰出贡献表示祝贺。

127. 当人类计划向火星和整个太阳系进军的时候，世界半数以上的人们都在一个被争斗和武装冲突弄得动乱不安的世界上，继续在贫穷、非正义和受压迫的状况下受苦受难。我们为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努力几乎没有取得进展，或者说毫无进展。

128. 尽管人类飞上月球显示了人类在解决极为宏伟复杂的自然界问题上的天才，然而今天在上普遍存在的那种可悲的事态却生动而又痛苦地令人想

到：人类仍然为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存在的缺陷所苦恼，这些缺陷妨碍着人类公正地处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129. 尽管有一些暂时的挫折，缓和正在开始形成。过去曾经妨碍大国之间在谅解与合作方面取得进展的许多概念和政策，正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大国在试图对发生摩擦地区加以限制的时候，遇到了象过去在谋求和平道路上遇到的同样进退维谷的局面。在越南进行的战争继续大批杀戮双方营垒中的年轻人。在中东寻求和平的途径依然被阻塞着。尼日利亚的战争还在继续。

130. 今年我们还亲眼看到了一种新局势的发展。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

131. 因此，我愿就上述某些地区的问题简略地谈谈我的看法，而特别从毁坏了我们自己地区的和平基础的冲突谈起。

132. 中东局势每况愈下是对和平与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今年年初，由于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有举行会谈的前景，产生了一些希望。人们本来希望四大国准备要提供的协助将会打破这个僵局，并导致目前这种动荡不定的爆炸性局势的解决。然而，这些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而雅林大使也几乎放弃了他寻求解决的使命。结果是，阿拉伯领土仍然被占领着。以色列在企图继续霸占耶路撒冷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某些地区的时候，它始终不了解这一中心问题，即持久的和平是不能建立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基础之上的。

133. 我已在这个讲坛和其他讲坛上多次力陈以色列军队从阿拉伯领土上撤出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建立一种公正和持久和平所必不可少的。我也强调过，我们反对借助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一种手段；同时，我们重申过，我们坚信用武力夺得的权利不能被承认为是有用的。任何国家都不允许通过战争来扩大自己的疆界。

134. 穆斯林世界最神圣的寺院之一，阿克萨清真寺被焚毁使我们感到十分震惊，深恶痛绝。这一罪恶行径还毁坏了伊斯兰教初期遗留下来的无法弥补的

圣物。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人民感到十分恼怒和愤慨。穆斯林世界遭受的灾难使伊朗人民深感悲痛，我尊严的元首在表达伊朗人民的这种悲痛的时候，还表示伊朗愿意提供协助以收拾这种局面，特别是协助重建和修复这座清真寺。同时，在安全理事会上，我们还和其他穆斯林国家一起，为保卫这些神圣的寺院而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步骤。

135. 这一纵火行为尽管是可悲的，却成了导致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拉巴特召开的第一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的火星。这次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各伊斯兰国家之间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它也促进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我的政府支持拉巴特伊斯兰国家会议的宣言，这个宣言和我们已赞同的联合国大会及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致的。

136. 现在谈谈耶路撒冷问题。我们必须为收复耶路撒冷而继续努力，同时，还必须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源，这就是以色列军队占领耶路撒冷旧城。企图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遭到了压倒多数的大会成员国以及安全理事会的一致立场的强烈反对。这两个机构已指示以色列取消它为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137. 我们认为，应该迫使以色列执行这些决定。我们也继续认为，只有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决议〔第242(1967)号〕，才有可能实现和平解决。我们还认为，四大国的谈判是可能为取得解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的。

138. 在越南进行的悲惨战争继续使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有关各方为打破巴黎会谈的僵局所采取的外交上的主动行动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当然希望目前的趋势，特别是美国军队的部分撤出，将会导致有意义的讨论和最后解决。然而，我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忧虑并没有减轻。我想再次表示我们真诚地希望迅速解决这场武装冲突。

139. 当我们考虑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时候，不当分散我们对摆在本组织面前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注意力；也不应该忽视本组织取得的各项成就。

140. 国际法委员会几年前开始的工作，今年圆满结束了。已有三十多个国家签字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⑦ 是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律学家多年来合作努力的成果。在编纂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同时，会议还本着宪章第十三条的精神没有忘记拿出时间致力于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在缔结条约时的一些原则，诸如赞同的自由以及禁止使用武力、禁止强制和威胁的自由，第一次有了国际法律作根据。这个公约无疑将加强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促进国际谅解与合作。

141. 现在让我谈谈维持和平行动问题。几年前我们出于关切的心情表示愿意提供我们的一支武装部队由联合国调用，现在伊朗以同样的心情注视着这方面事态的发展。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欢迎在这一重要问题的某些次要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我们看来，进展的速度之所以缓慢，应该根据有关问题的性质和在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存在的分歧来给予评价，而不必苛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派军事观察员的问题本身表明这问题一开始就结束了。

142. 当然，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应当继续耐心地、精力充沛地尽力通过对这些问题详细地、认真地讨论来消除分歧。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继续以忠实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尊重在这方面过去的经验作为指导原则。

143. 在过去一年里，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的进展降低到了使人不安的程度。这个时期也许可以更恰当地被描绘为潜在生产力仍没有被挖掘出来的时期。这个时期所遭到的失败将比它所取得的成就更引人注目。战略武器会谈连续地推迟，势必增加构成这些会谈的实质的那些问题固有的困难。推迟的真正原因仍然不明。

144. 在裁军游戏中一直在想方设法既成为优胜者，又成为仲裁者的超级大国，对大会已经予以最优先考虑的那些问题仍然不愿意讨论，更不愿意解决。与此相反，它们却在自已安排的谈判场所讨论它们自己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只要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大家都有点益处的话，我们就愿意本着积极

^⑦ 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通过的。

的自律精神对此不予计较。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希望和期待当前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将产生一个协议，来禁止把军备竞赛扩展到海床洋底。我们也希望在禁止化学和细菌武器以及作战方法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145. 我愿趁此机会向我们的秘书长表示敬意，他在对大会的年度报告的引言中，提出了建设性的提议，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定为裁军十年〔A/7601/Add.1, 第42段〕。从这一提议中，我们看到他具有的对世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及时提出警告这种一贯的优点。伊朗乐意支持这项提议。

146. 由联合国发起的促进尊重人权运动继续遇到了巨大阻力。我们的修辞丝毫没有减少生活在种族隔离鞭撻下的人们的痛苦。尽管为结束殖民主义做出了种种努力，然而千百万人民仍然在这样那样的殖民主义枷锁下受苦受难。在南部非洲推行的殖民统治，掺和着种族主义和对人权的否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它不仅对本组织的权威和声望提出了挑战，而且也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威胁。

147. 我们继续谴责种族隔离政策，谴责对殖民地各领土和各族人民实行镇压和剥削的政策。我们继续支持各领土和各族人民按照宪章的规定，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为恢复他们的基本权利、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148. 我的代表团希望：当我们临近包含在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中的这一历史性宣言通过十周年的时候，世界社会要加紧努力，不但要消除殖民主义的残迹，而且要恢复在殖民统治下，由于违反国际法律与正义的安排而受害的那些民族的合法权利。

149. 现在我想谈谈与我国特别有关的某些问题。伊朗在国际关系中遵循着自己的独立政策，同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同它的邻国，不管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都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只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例外，就是在我们同伊拉克关系中的最近事态的发展。

150. 伊拉克政府坚持干涉开往位于阿拉伯河上的伊朗港口的船只的自由航行，这条河流经伊朗和伊拉克两国之间注入波斯湾。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

伊拉克竟然威胁要登上驶往伊朗港口和挂着伊朗国旗的船只。伊拉克又进一步威胁说，如果伊朗商船不答应伊拉克的要求，它就要使用武力。我应当再说一句，由于伊朗时刻戒备着保卫它的不可剥夺的、合法的权利，遂使伊拉克的威胁没有得逞。然而干涉行为还一直在不断增加，结果严重地损害了通往阿拉伯河上的伊朗各港口的航运。

151. 伊拉克把它对阿拉伯河拥有绝对主权的权利要求建立在由殖民利益集团所强加的一个条约的基础上，三十多年来，伊拉克自己也拒绝执行这一条约。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一个国家对流经两国河岸之间达八十英里左右这样大的一条河，竟会坚持把他说成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这是不可思议的。

152.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对具有这种特点的河流是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拥有管辖权和绝对主权的。阿拉伯河一半以上的河水来自伊朗。此外，从一九三七年条约^⑧的总调子和它的附加议定书的实际意义看来，伊拉克对阿拉伯河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绝对主权，这是大家清楚地充分了解的。

153. 伊拉克由于拒绝履行根据一九三七年条约它应承担的义务，它就丧失了根据该条约它得到的一切权利。况且，该条约由于具有殖民主义的色彩，因此是无效的。因而，在阿拉伯河中的分界线就恢复到中航道的中心线。两国政府之间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是，阿拉伯河应该成为障碍，还是成为桥梁的问题。伊朗已经表示愿意同伊拉克一起制定一个合作管理阿拉伯河和在整个河面上自由航行的条约。

154.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立场通知了安全理事会主席，同时我们已经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为和平解决这一争议问题而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变通办法。我们殷切希望为了圆满解决这一问题，伊拉克将会积极地并本着同样合作和谅解的精神做出响应。

155. 我们关心的另一件事是波斯湾的局势。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我们是同这个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波斯湾是我们过去的组成部分，它的整个北岸是伊朗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极其重视这

^⑧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在德黑兰签订的伊朗-伊拉克边界条约，附议定书。

一地区的发展，同时我们一定跟其他波斯湾国家和领土分享这一地区的财富。

副主席法拉先生(约旦)，代行主席职务。

156. 自从英国人宣布他们要撤出波斯湾以来，我们就已经明确表示，仅仅宣称一个旧时代正在消亡和一个新时代正在来临，这是不够的。我们主张这种撤退应当是真实的。应该让波斯湾人民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未来，自由地作出适合于新的发展形式的必要的合作安排。

157. 我们现在认为，并将继续认为，只有波斯湾沿岸所有国家的历史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存，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状态才能得以维持。

158. 现在我想谈一谈另一个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情，即经济发展问题。要解决欠发达的问题，那就需要采取一致的行动，共同努力。但当这种必要性越来越增加的时候，看来那些发达国家，却更不愿意采取果断的步骤，把崇高的目的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当世界上整个整个的国家或地区正在迅速地变得富裕起来的时候，人类大多数却继续生活在贫穷、疾病和饥饿之中。肯定地说，通过全球性的合作来有效地对付这种不合理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159. 当为发展而提供的援助正在产生效果的时候，发达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政治决心却似乎在动摇不定了，看到这种情况是令人悲痛的。这或许部分地是由于认识到，在国内反对贫穷和匮乏的战斗被忽视了。然而，不管在国内范围内为创造富裕的环境取得了多大的进展，如果在国际领域里反对非正义和匮乏的斗争被忽视了的话，那么这种斗争就不会取得胜利。

160. 在这方面，我们今天上午满意地获悉，世界知名人士、大会前主席莱斯特·皮尔逊先生和其他著名的专家在他们向世界银行^①提出的报告中，已经非常精明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我们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建议会得到积极和肯定的考虑。

^①《发展中的伙伴——国际开发委员会报告》(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一九六九年)。

161. 同获得发展规划所必需的资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人力缺乏问题，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个尖锐的问题。然而，在这方面，条件还是相当有利的。就这一点而言，青年人的热情提供了一个能力的巨大源泉，这个源泉现在仍然大部分没有被发掘。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设法在全球范围内，把青年的理想主义引导到反对贫穷、疾病和文盲的战斗中去吗？

162. 正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伊朗国王主动建议建立一个国际志愿队。在这方面，上届大会的反应及其一致同意的表决是鼓舞人心的。看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去年夏季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以这个建议为基础的决议〔第1444(XLVII)号〕，同样是令人满意的。

163.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上，许多人对我尊严的元首的倡议说了表示支持的热情的话，对此，我非常愉快地表示我的代表团的谢意。

16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赞成这一倡议就充分证明了，大家认为有必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在一个国际机构范围内，参加到争取和平和促进发展的全球性的活动中来。在这里我愿意着重指出，我们极其重视这样一支真正具有国际性质的、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管理之下开展活动的志愿队。不言而喻，各个国家的计划也可以为国际志愿队提供人力物力，然而这些人力和物力一旦提供出来，他们就属联合国管辖，归联合国支配。

165. 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已经规定了我们的社会规划的方向是实现经济繁荣。我们第四个发展规划的焦点集中在工业方面，这是一种为迅速增长提供必要的推动力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改革的体制。去年，我国的经济又增长了百分之十二。这是在物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

166. 在其他方面，把军队里的士兵用在实施扫盲、卫生和发展规划上，继续产生着重要的结果。

167. 我们不久就要纪念我们的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了。当我们接近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想到当初签定宪章时的希望。我们必须从二十五年来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如果能从这段成败交织的历史中得到一点学问的话，那就是，宪章的各

项原则仍然是建立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的基础。如果在争取建立这样一个和平与繁荣世界方面还没有取得较大进展的话，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了。

168. 当我们处理我们的共同的问题时，要求我们每个人要有严肃的决心，从宽广的、实际上是全球的角度来观察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放弃把过多地考虑放在实现狭隘的民族利益上面。这意味着力求这样来处理我们的国际关系，以至于使每个人都受益，而不是一些人得到好处，而损害了别人。

169. 我们希望，就在本届大会上，我们着手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时，会看到这样一种合作精神的重生。

170. 邦古拉先生(几内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对我们已故的前任主席、危地马拉的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表示敬意。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的伟大品格给联合国第二十三届大会留下了标记。我们仅向他的国家，他的亲属和他的生前友好表示我们的真挚慰问。

171. 对你，主席女士，除了各国代表团在这种场合对一位新当选的主席所表示的传统的祝贺外，我还想说一说，对你出众地当选为第二十四届大会主席，我的代表团和我的国家——几内亚共和国是多么高兴。

172. 第二次选举一位非洲的优秀儿女担任大会的主席，给所有那些已经为、并继续为自由、和平与社会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新希望。这对于那些一直献身于各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充分发展的人也肯定是一种鼓励，使各国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担负起全部责任，从而能够满意地、有效地投身于实现一个较好的世界的斗争中去。

173.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的主席当选主持第二十四届大会，不只是对利比里亚共和国及其杰出的总统、非洲的领导人、在几内亚共和国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威廉·V.S. 杜伯曼先生表示应有的敬意；它也是对我们的主席本人的褒扬，而且也是对利比里亚共和国在本组织内外作出的种种值得赞扬的努力的确认。利比里亚致力于促进人权，促进妇女解放，并为采取一切措施以创建一个较好的友好相处的社会和一个普遍

和平的世界而努力。她的当选有力地证明了非洲已置身于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之中并做出了贡献。

174. 我们主席的个人品德在联合国内外的很多场合已显示出来了，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坚信她将为我们的讨论定出调子，并将赋予本届大会一种将与我们大家都赞同的宪章的崇高原则相符合的特性，从而使那些要我们在本届会议期间考虑的重大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175.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向为和平事业做出了值得赞扬的工作的吴丹秘书长表示支持和感谢。

176. 在我们前面发言的代表团都提出了关于和平、裁军、安全、发展和国际合作这些重大问题。

177. 我的代表团认为，扰乱我们大陆的事件和外国统治的继续存在，将使第二十四届大会，甚至超过有“非洲年”之称的第十六届大会，又一次打上“非洲问题”的标记。“非洲问题”，就是非洲人排除一切外国干涉，有效地行使国家主权，为非洲各国人民谋利益的问题。

178. 大会在其前十届会议期间，曾经把它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讨论用来审议在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有关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非殖民化问题。非殖民化问题已在联合国各机构内滔滔不绝地讨论了十年，不幸的是，至今还未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相反，由我们大家共同制订的各种宣言和我们大家一起通过的各项决议带来的希望，逐渐破灭了，代替这种希望的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持久性威胁、挫折和紧张局势。

179. 我们大声宣布，在六十年代的末期，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继续存在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大国牺牲英勇的非洲各国人民的利益、蔑视作为我们组织的基础的那些根本原则而追求政治霸权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因此，非殖民化问题，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从而对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目标，都是一个高于一切的关键问题。

180. 全世界进步力量懂得：帝国主义不惜任何代价力图继续将整个南部非洲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以便开发南部非洲的自然财富供自己使用，把南部非洲

作为一个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并从那里通过挑衅、威胁、贿赂和讹诈，来干涉非洲独立国家的内政。

181. 声名狼藉的伊恩·史密斯，如果他确是孤立无援的话，他怎么能够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不受惩罚地片面宣布独立以后，又进而提出那部所谓的宪法草案交付伪公民投票，打算进一步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呢？伊恩·史密斯的罗得西亚和臭名昭著的萨拉查的葡萄牙或罪恶昭彰的巴尔塔萨尔·沃斯特南的南非共和国一样，受到联合王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无条件支持，这是一个普遍公认的事实。联合王国作为一个负有全部责任的管理国，犹豫不决，故意拒绝使用武力，并道貌岸然地建议采取各种制裁措施，这一切都是使南部非洲成为法西斯少数派和白人至上在非洲的一个堡垒，是西方政策的一部分。仅仅这一点就说明沃斯特政权和伊恩·史密斯政权之间那种受到鼓励的亲善关系的原因。最近，联合王国通过戏剧性的干涉，镇压了安圭拉小岛上的所谓叛乱并维护了它所声称的法治，这难道还不能证明它的神圣的殖民准则和它仍在充分履行其殖民使命吗？

182. 极其令人遗憾的是，面对着罗得西亚的新局面，联合王国却满足于重复它对索尔兹伯里政权口头上的谴责，满足于声称它对无关痛痒的经济制裁的效力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经验表明，只有使用武力，才能使伊恩·史密斯集团醒悟过来。因此，如果联合王国真想担负起它的责任的话，它就可以再来一次它在安圭拉那样的英勇行为，迫使罗得西亚回到合法地位并恢复那里的法治。

183. 今天，南部非洲仍然是还在受奴役的各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要害地区。在纳米比亚、在葡萄牙殖民地、在南非和叛乱的罗得西亚，反对沃斯特-史密斯-卡埃塔诺轴心的游击运动正在进行。这个轴心尽管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事实上的盟国的支持，它的攻势却决不能压倒人民群众的不可估量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经验告诉我们，民族自决的原则一直是整个历史上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今天，越南的事例就是无可辩驳的论证。

184. 因此，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对本组织在第

2145(XXI)号决议中关于废除该政权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的决定继续充耳不闻的话，我们就应当不再同这个聋子进行这场对话，何况它还试图在对话中把我们拖住，以分散我们在纳米比亚独立这个主要目标上的注意力。我们也应当不再理会沃斯特先生的种种争辩，而必须迫使他明白，在安全理事会第269(1969)号决议第5段中有一道强制性指令是针对它的。就国际法和联合国而言，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南非实际上就应当处于非法地位。我的代表团愿把这一情况叫做无还点，即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这种情况必然会逻辑地使我们把纳米比亚的主权移交给它的人民，而不是移交给别的什么人。因此，纳米比亚事务就应当委托给已为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承认的流亡政府负责，这个政府应该得到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和世界上所有进步人民的一切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援助。

185. 这样，我们就会击中南非的致命弱点，即纳米比亚这个唯一的致命弱点。我的国家完全相信各国人民的行动是历史的动力，它毫不怀疑：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比勒陀利亚事实上的当局在一个全体武装起来的民族面前认识到自己的虚弱及其非神圣盟国的虚弱。

186. 在提出上述建议的同时，我的代表团要求大会重新制订其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全部战略。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祸患必须坚决地从非洲大陆上连根铲除，非洲渴望成为一个自由的、认真负责的和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大陆。

187. 依照几内亚代表团的看法，葡萄牙殖民主义跟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法西斯轴心的存在，构成了一个单一的问题，即南部非洲各国人民为争取真正和有效的独立而进行反帝斗争的问题。

188. 人们一致公认，葡萄牙经济上欠发达，政治上腐朽没落，如果没有西方大国的全力支持，不可能在几条战线上进行战争，也不可能干出一系列违反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的赤裸裸的罪行。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殖民主义之得以在非洲继续存在，是由于聚集在黠武主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西方大国把武力强加在非洲各国人民的头上，这些国家的人

民的唯一罪过是，他们一直渴望重新获得他们被篡夺了的独立和恢复他们的尊严。

189.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得到这些大国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增强了地位，并因它们在国际安全理事会上滥用否决权而受到保护的葡萄牙，才拒绝同民族主义力量进行目的在于为那些领土的解放取得一个协商解决办法的任何对话。不仅如此，葡萄牙还经常对那些它声称是它的邻邦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挑衅活动。

190. 就这样，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几内亚共和国再次成为葡萄牙殖民主义卑鄙、可耻和罪恶的侵略行径的受害者。一艘载有三十三名乘客的几内亚运输汽船，在本国的海域内遭到六艘装有重机枪和其他自动武器的葡萄牙军事汽艇的包围。侵略者朝船上开火，当场一人被打死，三人受重伤，只有八名乘客冒着阵雨似的枪弹和榴弹设法逃出，泅水上岸。犯下了这一罪行之后，葡萄牙侵略者又夺走几内亚汽船和幸存的二十一名乘客，不知道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非洲进步国家的人民抱有疯狂的仇恨，这些被俘乘客的生命在危险中。

191. 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这种卑鄙的罪行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呼吁联合国和世界的良知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结束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的里斯本政权的罪恶活动。

192. 你们还会想起另一件事。两年前，我们有一架AN 14 飞机在飞往博克的途中稍微偏离了航线。博克是几内亚共和国的博克行政区的一个城市，靠近与所谓葡属几内亚交界的边疆地区。飞机降落在该领土上。这架飞机不但没有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下的飞机应当得到的援助，反而连同全部机组人员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扣留起来，这些人直到今天还未获释。

193. 我们的所有抗议都是白费的，葡萄牙继续在整个黑非洲肆无忌惮地从事种种罪恶活动，毫无疑问，这是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赞许的。

194. 葡萄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意识到它正在走向毁灭，因为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了解它已陷入了战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并将不可避免地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正是因为这样，它以困兽般的疯

狂，采取了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们用来作为最后手段的极端策略，在各个战斗地区实行不顾一切的焦土战术，对那些正在为争取被压迫人民的独立和自由而战的人们进行人身消灭。

195. 一九六九年一月暗杀爱德华多·蒙德拉纳先生和其他企图暗杀非洲领导人的事件，也是在殖民主义罪行中突出的卑鄙行径之一。在谴责这种可耻行径的同时，几内亚共和国愿向这位为了非洲本土的荣誉而在战场上牺牲的英勇的非洲英雄致以他当之无愧的敬意。

196. 人是会死的，但各国人民及其神圣事业却是永存的。我们对解放运动不可逆转的、坚不可摧的本质和进步力量战胜殖民主义的必然性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197. 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蔑视联合国宪章的神圣原则，进行种种丑恶的活动以反对非洲各国人民获得有效的独立，这一点，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各国人民已经看得极其清楚。他们已经懂得，这些邪恶势力假惺惺地发表善意的声明呼吁所谓理智，实际上却在干着人类的良知所不能容忍的勾当。

198. 正因为如此，得到联合国合法批准的武装斗争正在那些仍处于外国统治下的领土上加紧进行着；也正因为如此，非洲民族主义者在津巴布韦、几内亚(比绍)、纳米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正一天天赢得愈来愈大的胜利。从这个讲台上，我们呼吁所有解放运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把迅速解放他们仍处于外国统治下的领土作为唯一目标。

199. 我们也向非洲各个独立国家发出呼吁：现在正是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做出有效贡献、从而也巩固所有非洲国家的独立的时候了。非洲独立事业的伟大战士、几内亚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曾经说过：

“只要殖民主义及其难以形容的罪恶还没有最后从非洲人民的生活中消失，只要我们大陆还有一部分地区或者少数人口在帝国主义的蹂躏下受折磨，哪一个非洲国家，或哪一个非洲民族能相信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是完全无愧的、完全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呢？”

200. 对非洲各独立国家提出的要求是，它们应当尊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非洲统一组织成立时所承担的庄严义务，即组成一条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联盟，把外来篡夺者从我们大陆上驱逐出去。能否在那些仍处于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上，在罗得西亚、在纳米比亚、在阿扎尼亚以及在非洲其他未独立的国家里消除新老殖民主义，这将取决于非洲独立国家如何尊重所承担的这一义务以及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各国人民向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什么样的援助。

201. 凡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能公开行动的地方，他们就采取分裂政策、部落主义政策，雇用怀有野心的无国籍的人在某些领域制造动荡，煽动脱离，以便较为得心应手地来分裂一心要求获得自由的非洲各国人民，从而达到更长久地统治他们的目的。

202. 在这里曾经提出来一个问题，这实质上是一个非洲问题，即东尼日利亚退出联邦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作出了种种最离奇的解释。有人甚至说，尼日利亚问题，就现阶段来说，表明联合国在回避其基本职责。帝国主义拙劣编造的宣传并不能妨碍国际舆论认清尼日利亚问题的真正原因。因为必须指出，东尼日利亚脱离的原因实质上是由于在联邦的那个地区存在着象石油之类的战略原料，而帝国主义大国都在想方设法使该地区脱离联邦政府的控制。在几内亚共和国看来，尼日利亚问题实质上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非洲的政治问题。我们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和愿意捍卫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领土完整的爱好和平的人们，遵从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五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并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得到确认的决议。只有这样，尼日利亚局势才有可能正常化，非洲的其他内战才有可能避免。

203. 追求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势力范围的各大国在非洲所制造和维持的政治动荡又加剧了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持续的国际紧张局势。就这样，显示了这个时期非洲政局特点的那些重大的事件，严重地挫伤了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多数非洲国家取得独立而激起的各种希望，特别是严重地挫伤人们对于其他尚未独立的国家将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国家主权所抱有的希望。

204. 在世界其他各地，大国推行霸权政策的结果，是在小国中产生了一种日益不安全的氣氛。第三世界已空前地成为搞政变的场所和直接或间接侵略的对象。换言之，除了现存的殖民主义之外，又增加了另一种更为野蛮更为冷酷的统治人民的形式——无视一切国际准则和惯例，侵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独立国家的主权。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压倒了各国人民的最高权利，而捍卫这些原则正是联合国宪章的神圣职责。

205. 在华盛顿决定接受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完全合理的条件以前，美国结束侵越战争的和平攻势很可能仍是一种骗人的假象。关于这一点，即使我的代表团重复一下它在大会上多次说过的老话，也不会是多余的：没有什么别的行动能比通过巴黎谈判寻求一个迅速、有利的解决办法会给美国政府带来更大的体面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社会正义的人们相信这些谈判是有益的，并希望尼克松政府将会利用这次机会。我们真诚地劝告美国政府继续努力，不要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而要大力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使越南人民能在没有外人参与或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完全自由地解决有关自己前途的种种问题。

206. 华盛顿应该在世界上这个动乱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地区恢复持久和平的又一个正当理由是，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建立了临时政府，对于这个政府的成立，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曾以十分激动人心的电文表示祝贺。

207. 不应忘记，除了越南之外，中东也正在一个帝国主义魔掌下受苦受难。这个帝国主义为了永远统治阿拉伯世界，犯下了使一个民族遭到前所未有的最大、最无耻的不公正待遇的罪行——野蛮地剥夺了这个民族的家園。这种由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对阿拉伯各国人民发动侵略战争而变本加厉的剥夺行为，是扩张主义的一个具体例证。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的教训。决定希特勒纳粹分子灭亡命运的，正是他们的极度贪婪，它激发了人类的良知，奋起予以反击。

208. 即使四大国会突然认识到他们在阿-以冲突中的主要责任，这个紧迫问题的任何一种解决，如

果不首先要求以色列部队无条件的从被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就会是一种强加于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头上的“强行解决”，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必要强调指出：任何新的妥协只能引起新的冲突，而新的冲突对世界和平必然是一个威胁。

209. 如果那些承担了拟定国际行为准则的任务的国家，不放弃军备竞赛，不放弃使用它们在全世界所保持的军事基地，那就很难设想，这些战争温床能被消灭。无论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签署，还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XXII)号决议〕的签署，都不能保证西方核大国即将放弃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反弹道导弹和其他极限武器的凶猛迅速的发展，完全证明情况正是这样。

210. 正是由于这个首要原因，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必须消除在各中小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所引起的长久危险。如果需要指出的话，这些军事基地起着对小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的作用，小国不可能摆脱这种压力，因为作为补偿而支付的补助金既不直接地也不间接地有助于小国的发展，而只能为一个封建的、新殖民主义的寡头政治集团的利益服务。只有注意保护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尊严的革命政权才能保卫他们免受殖民主义大国的贪婪之害。因此，如果象我们所断言的那样，世界是真诚的向往和平的，那么消灭在越南、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的战争和侵略的温床就是至关紧要的了。

211. 此外，帝国主义为了阻挡革命力量的发展，还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制造并维持政治动荡；但由于在这些地区的那些国家里，对于效忠什么人的问题意见不一，互相对抗，这种动荡的局面甚至损害了帝国主义自身的利益，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多次军事政变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212. 然而，帝国主义有时走得还要远得多。这个反对各国人民自由的敌人，由于已经无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也无法干涉其内政，就企图坚决否认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国际地位；它一直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肆意排斥。但所有这些拖延的策略并不能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影响

正在全世界继续增长。就几内亚共和国而言，由于它忠实于自己坚定的反殖民主义政策，一贯支持更大的正义，它将继续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固有的合法权利而努力奋斗。伟大的爱好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和一切珍惜和平与社会正义的国家进行真诚有效的兄弟般的合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再次敦促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这些权利始终受到轻蔑对待。

213. 正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几内亚共和国也愿意和那些一贯要求朝鲜重新统一的国家站在一起。毫无疑问，民族分裂——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卫道士正试图永远保持他们在南朝鲜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不但没有完成委托给他们的使命，二十多年来反而起了鼓励、或者至少是维持这个民族的分裂局面的作用。这个民族一切相同，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分裂势力的有害活动，他们早就重新获得了民族统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恢复整个朝鲜民族的社会准则的崇高任务中，将把它的民族复兴的英勇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我们知道，在朝鲜和越南，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帝国主义再也不可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抵抗前进中的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了。

214. 在几内亚代表团看来，这些就是造成不安全、压迫和世界和平经常遭到威胁的国际气候的主要政治因素。只要这些势力继续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独立和利益采取敌对行动，就不可能消除与冲突的首要根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冲突的根源，即富国和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着的差距。

215. 因此，当世界上一部分人继续一天天变得愈来愈富，而贫穷仍然是另一部分人的命运，并且总是这一部分人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谈发展，不谈一种和谐的发展，一种财富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或简言之，一种富有与贫穷之间的平衡，还有可能谈论什么和平与国际安全呢？目前的联合国发展十年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216. 按照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决议书，^⑩工业化

^⑩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一卷，《最后决议书和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4.II.B.11）。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必要的合作，在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标题下，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你们会记得，一九六四年在日内瓦曾提出改革整个世界经济的各种陈旧的、不体面的结构，以便有利于发展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真诚有益的合作这个根本问题。

217. 日内瓦会议最后决议书已签署了五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执行机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开始活动也已经四年，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继续扩大。稳定和提高价格，消除世界贸易发展的障碍，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采取非互惠性的和非歧视性的优惠待遇的一般性制度，促进工业化和确定运费，建立多边支付制度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援助——所有这一切仍然一如既往，是第三世界国家首要地、理所当然地要关切的问题。

218. 但是，从真实的和绝对的观点来看，可以说发达国家至今尚未完成任何积极的事情。要记住，历史不是由意图创造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些意图会变为促使贫困和饥饿消失的具体行动。

219. 几内亚共和国是忠实于建立在各国主权利益之上的国际合作原则的，我们认为：如果欠发达的经济与发达的经济融合为一体，欠发达的经济就不能发展，因为这种融合剥夺了它的力量，而且也正是它之所以欠发达的原因。

220. 因此，我的代表团重申，我们同意有关第三世界经济权利的阿尔及尔宪章，^⑩并坚持认为：各种传统的公式、有限的让步和孤立的措施都再也不是以使这些国家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和社会繁荣，或者使他们能够获得开发自己资源的手段，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得以过一种不虞匮乏，无所恐惧的生活。

221. 问题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刻不容缓地采取一个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行动的全球性发展战略。

222.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在共同愿望和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决心朝着经济和社会

发展、和平与繁荣而共同努力。他们曾在阿尔及尔宪章中重申，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它们自己。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对于超出民族单一经济概念范围的发展竟会显得那么不热心，对另一种民族经济却又是那样完全缺乏明确了解，而如果没有这后一种民族经济，也就没有任何变革和任何真正的经济发展可言了。

223. 还有很多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仍然只不过是宗主国的附属国而已，宗主国向他们提出种种经济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却是建立在它自己市场的需要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些国家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224. 经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它的最终目的是为劳动群众谋福利，而不是保护一部分个人的利益。

225. 我们几内亚人已经形成了这种见解，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思想。我们对殖民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进行了根本的变革。我们已制订了一个主要是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为根据的、也大致适用于我们所属自然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原则。我们制造了一种已在一个独立的货币区域内流通的国家货币。在独立后仅八年的时间内我们已经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是毫无困难的。劳动群众的利益曾要求把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反动的官僚分子和反动的民族资本家从所有指导、决定和控制的岗位上全部撤下来。

226. 几内亚共和国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非洲内部的合作和非洲贸易的改组是争取非洲大陆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扩大经济区域，交换货物、服务和技术，协调非洲发展计划——只有做到这些，才有可能造成超越严格的经济结构的大陆级的互惠贸易的巨流。

227. 尽管这样，一直经受着人民被分裂、财富被剥夺之苦的南半球国家，在反对欠发达的斗争面前绝不会畏缩不前。还有这样一个特点：生活水准的悬殊也是那些人造成的后果，他们仅仅把这些国家当作原料仓库，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有朝一日能够使自己具备获得经济独立所必需的结构的国家。

228. 各大国在这方面仍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应

^⑩阿尔及尔宪章，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至二十五日于阿尔及尔举行的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通过。

当认识到国际团结和合作并不是空话，而是争取普遍和平的决定因素。

229. 这些就是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气候所需要普遍考虑的事情。

230. 就我们来说，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进步的、尊重各国人民的主权和独立权利的阵营和反动势力的阵营——作出选择是简单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接受它的全部责任，并坚决站在为和平和人类生存而努力的人们一边。这些就是将决定我们的代表团在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上的立场和投票的鼓舞人心的前景。

231. 阿塞梅康先生(刚果(布拉柴维尔))：主席先生，首先，我希望通过你向主席女士致意。继如此多的高贵的发言人之后，我怀着高兴而自豪的心情对她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向她致敬，并表示我最热烈的和最友好的祝贺。她当选担任这一崇高职务，不仅是她本国的莫大光荣，而且也是非洲和联合国的莫大光荣。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这是对她的伟大而高尚的个人品德当之无愧的赞扬，那么多年来，她把这种品德慷慨地献给了本组织的服务工作。

232. 在我开始涉及我的发言的实质内容以前，我愿意也向她杰出的前任，我们已故的令人悼念的同事，阿雷纳莱斯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阿雷纳莱斯先生曾以那么一种才能和精力指导上届大会的工作。

233. 我们怀着深沉的预感，发现大会一开始就又一次呈现着悲观主义和痛苦的幻灭，处于困苦、动乱和阴霾密布的气氛之中，既为来自我们这个不幸的地球上许多骚乱地区的痛苦呼号和哭泣所激动，又与有组织的破坏势力和非正义势力进行斗争。让我补充一句，面临着这种阻碍人类前进的令人痛心的局面，众望所归的联合国仍然处于摸索解决办法的阶段，这就给这幅冷酷、严峻的现实的暗淡图景增添一种更加阴暗的色彩。

234. 这种表现为国际社会特征的忧郁局面现在更加令人感到困惑不安，因为邪恶的、卑鄙的私利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复杂问题的决定因素，而这种私利经常渗透着最卑鄙的虚伪和背信弃义，以及最无耻的犯罪行为 and 玩世不恭。

235. 邪恶势力、反动派、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些吸血鬼，都在死心塌地维护他们的统治，而且坚持对捍卫自由与正义的革命力量进行懦怯的对抗。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到处产生、发展和蔓延着的冲突，其根源在于一股强大的暗藏势力的存在。这股势力的主要目的就是颠覆、破坏和毁灭各国人民群众为争取自由的正义事业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努力和斗争，这对任何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

236. 在全国革命委员会及其指导者、伟大领袖、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马里安·恩古瓦比少校同志的真正的和独一无二的革命领导下，一九六八年“七·三一运动”改变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发生的第一次革命。自此以后，我的国家，刚果(布)，同其他革命的国家一道，已经自由地、毅然决然地、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深信，尽管敌对势力加倍挣扎，但是人类历史的车轮冲破种种障碍，迎着各国反动派，迎着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庞然大物，迎着气息奄奄的殖民主义和在世界革命先锋力量汹涌澎湃的浪潮冲击下陷入混乱的新殖民主义，正在更加迅速地朝着解放一切被奴役人民的方向滚滚前进。

237. 刚果(布)在过去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将来还要做出最大努力，对各国被压迫人民的防务给予大量的援助。刚果(布)将竭尽全力挫败霸权势力和奴役势力的挣扎，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服务。在执行这项政策中，刚果(布)一贯全力谴责掠夺或迫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一切企图。

238. 因此，在以色列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悲剧性的中东冲突中，我们的立场从未动摇过。我国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遗憾的是这项决议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尊重。以后的其他决议，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 248 (1968) 号决议、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第 256 (1968) 号决议和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第 265 (1969) 号决议也同样成为一纸空文。

239. 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失败，使我们有理由提出质问：难道联合国不是已经变成一个单纯制造决

议的工厂了吗？这不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参加本组织的目的，因此刚果(布)不得不提请世界舆论注意，全人类由于我们的消极被动正在面临着危险。

240. 刚果(布)的立场是明确无疑的。我们希望和平能在世界那一地区迅速地得到恢复；我们谴责以色列的吞并主义野心，因为我们认为，这一非正义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联合国负有不容辞的责任采取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这就是以色列军队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对这一点一再重申，也不是多余的。

241. 如果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和权利，任何解决办法都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和一劳永逸的；治病要治根，不然病就治不好。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在没有阴谋的情况下寻求解决这次冲突的办法。这次冲突所造成的流血事件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惊恐。某些已经以干涉别国内政而足够著名的大国，必须停止对冲突的一方的扩张主义意图的怂恿和支持。因此，我国关切地注视着四大国之间旨在寻求解决中东冲突的办法而进行的协商。

242. 距离这个危险地点不远的地方，又发生了另一场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悲剧，这就是尼日利亚和分裂主义者比夫拉之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斗争。在非洲心脏地区正给无辜的各国人民带来无限痛苦的这个坏疽，如果不是由于外来势力的干涉的话，是能够迅速治愈而不致损害尼日利亚的利益的。但是，说起来令人痛心的是，这场正在摧残这个富饶美丽的国家的战火，是由那些探寻“黑金”的外国人一手点起来并正在煽风助燃的，因为可以十分肯定，如果尼日利亚地下没有蕴藏油矿，今天这场使这个国家遭受严重破坏的冲突就决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因此，这些大国必须停止对非洲大陆这个地区的干涉，那里的人民在内战中已经遭受了深重的痛苦，他们所唯一希望的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

243. 尼日利亚的问题是非洲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找到一个非洲的解决办法，即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按照该组织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最高级”会议通过的决议来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刚果(布)反对在尼日利亚制造分裂，并反对在该国继续进行战争。

244. 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殖民主义时代的摧残，消耗殆尽，不幸的是，蹂躏非洲大陆的许多灾难至今仍未结束。

245. 许多非洲国家的人民仍处于葡萄牙殖民主义桎梏的恐怖之中。象葡萄牙这样一个欠发达的、半原始的小国，一个世界上文盲比例最高的国家，如果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它面对着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群岛的群众运动的革命浪潮，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

246. 这样，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予葡萄牙各项过时的政策和殖民远征军以无条件的支援，由于它蔑视一切道义的法则和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神圣权利而加强和装备这支远征军，它就犯下了令人憎恶的罪行，对这种罪行人类将永世难忘。

247. 在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桎梏下，非洲人民一直受到卑鄙的压迫和侮辱。葡萄牙当局在所占的非洲领土上的政策和行径是难以想象的，是最应受到谴责和最令人厌恶的。这种政策就是残酷地对一切权利实行有组织的压制。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暴戾的统治下，这些非洲领土上最好的土地属于葡萄牙主子。本地人无权参加贸易活动和其他一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活动。那些为里斯本政府服务和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打算的内地小官吏是十足的刽子手；他们在盖世太保式的政治警察部队的支持下，暗杀非洲公民，天天从事散布恐怖并制造痛苦的勾当。

248. 总之，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谓人道主义国家通过它们的伙伴——葡萄牙正在支持和维护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那种对人类说来是一种耻辱的葡萄牙殖民主义政策面前，感到有责任无条件地支援在葡萄牙统治下的各国人民的一切解放运动。

249. 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群岛、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各国人民的无情斗争当然使我们联想到另一个引起了世界的愤怒和谴责的非正义局面，即非洲大陆南部的津巴布韦人民以及南非和纳米比亚各族人民所处的非正义局面。

250.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对联合国极端蛮横的态度是不能容许的，它已经严重地毁坏了本

组织的声誉。刚果(布)全力痛斥并谴责这种建立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政策，同时要求联合国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断然制止南非种族主义者。

251. 关于纳米比亚，我国的立场是和联合国大家庭大多数成员国的立场相同的。既然联合国已经正式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那么南非对纳米比亚就没有任何权利。纳米比亚在司法上和法律上都属于它的居民——纳米比亚人。

252. 南非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散发着十足的流氓气息和顽固不化地留恋不合时代的事物的臭气。与此同时，若是没有帝国主义势力，没有国际垄断集团，没有本组织某些成员国在对待南非种族隔离势力问题上玩弄可憎的两面政策来给予支持的话，南非政府早就服从联合国三令五申的禁令了。

253. 然而，不出人们所料，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下，另一个种族隔离的中心已经形成；在那里，少数人拒绝给予绝大多数人参与本国政事的权利，从而践踏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就在最近，当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叛逆政权组织荒谬的普选时，拙劣的模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结果使它成为世人的笑柄。

254. 关于罗得西亚的局势，正如我们一贯所说的那样，我国认为威尔逊政府是负有责任的，因为尽管包括英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伊恩·史密斯的政策提出抗议，威尔逊政府却有意无意地表现了令人费解的心安理得。

255. 因此，联合国由于态度暧昧不明而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对这样一种既成事实进行挑战，甚至需要更大的力量和更果断的行动。我们面临着一个卑鄙势力的险恶阴谋集团，其成员是南非、葡萄牙和罗得西亚，他们是由另一伙同样阴险的同情者和名誉主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所支持和唆使的。这又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

256. 令人遗憾的事实接踵而来，人类正在走向深渊，并且很可能陷入，除非强有力的人们接受摆在人类面前的挑战。

257. 国际垄断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是被称为

“冷战”的旷日持久的、不易捉摸的、难以和解的和多方面的战争的支持者，只要不对这些势力发动猛烈攻击，解放力量就永远不会感到安全，世界各国人民就永远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永远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最深切的愿望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或者指导自己国家的命运。这类明显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258.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极其惨痛的悲剧：英勇的越南人民正在自己的国土上向当代最强大国家之一奋起进行果敢的斗争。

259. 对于这个令人痛心的问题，刚果(布)一贯采取十分明确的立场，之所以说十分明确，是因为它捍卫一种正义的事业，即越南爱国者为了争取祖国自由和统一而斗争的事业。越南武装力量的胜利一贯得到我国人民的热诚赞扬。我国是首先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国家之一。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建立标志着越南人民在同一种以难以描述的暴行和最惨无人道的野蛮为特点的侵略作斗争的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260. 必须停止这种侵略，让南越人民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世界各国人民正在寄予极大希望的巴黎会谈必须结束停滞不前的局面，朝着坦率的、现实的谈判阶段前进。

261. 不幸的是，美国已拒绝认真答复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的十点一揽子建议，特别是拒绝答复该建议中根本的两点，即无条件撤出驻在南越的全部美军及其仆从军并组成联合政府。

262. 从驻在南越的六十万美军总数中撤出六万，这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姿态；法新社在上月(九月)十六日说得很对：“白宫热衷于玩弄数学游戏，这只能增加”撤军的“全面混乱”。正如那家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在九月十五日评论的那样：美国总统在这个讲坛上大吹大擂地宣称撤出这六万美军，丝毫也不影响美国的战斗力。

263. 和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一样，刚果(布)人民再次谴责其目的在于延长美军驻南越的期限，争取时间以加强部队和支撑西贡傀儡政权的这些马基雅维里式的计谋。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美国国

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先生的声明中清楚地暴露了这个目的，该声明说，即使是局部撤军，美国仍然会在南越无限期地保留二十五万美国军队。

264. 美国在大肆宣传这次撤军的同时，继续对越南南方居民施加军事压力，这绝不是偶然的。据法新社上月(九月)十四日报道，仅美国战术空军就对越南南方进行了三百六十九次空袭，在九月十四日、十五日和十六日夜，美国 B-52 型飞机就对越南南方进行了二十四次空袭。九月十二日以后，美国海军和炮兵曾多次轰击非军事区；在九月十四日，美国炮兵甚至炮击了非军事区的北部。

265. 在这些情况下，面对着此类海盗行径，怎么会有人敢于侈谈对和平的真正贡献和结束战争的愿望，而同时又反对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呢？只有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才能实现民族和睦和各阶层人民以及各政党的广泛联合，建立民主自由和在整个越南南方组织自由普选。

266. 在这个讲坛上，美国总统力劝我们联合国一百二十六个会员国代表尽我们“外交上最大的努力说服河内认真地参加能使这场战争结束的谈判”〔第一七五五次会议，第 60 段〕。刚果(布)人民准备这样做，但是他们愿意力劝美国政府根据门罗主义，让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刚果(布)认为，结束目前这种交战状态完全取决于美国。约翰逊总统的民主党政府没有能够结束这种交战状态，现在我们担心，由于共和党政府顽固地坚持继续这场战争，美国人民可能会走上街头，要求结束这场可怕的悲剧。因为，正如《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所说的那样，只要尼克松总统继续支持阮文绍政权，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267. 离越南不远的另一地区——朝鲜，是名副其实的冷战的副产品，在那里邪恶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刚果(布)忠于它的社会主义哲学，忠于它的不可改变的原则，即各国人民都享有确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它支持并且将继续全力支持朝鲜人民。联合国部队驻扎在亚洲这一地区的必要性应当重新考虑；我们并不认为联合国部队驻扎在亚洲这一地区会改善这个被肆意分割的国家的局面；事实上，我们担心这并不

过是一场骗局而已。朝鲜争端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得到解决，我们这个旨在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这一地区重新在安宁与兄弟关系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荣。朝鲜的统一问题是朝鲜人民的内政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联合国没有被授权去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因此，朝鲜统一问题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

268. 但是，要列举冷战的所有表现，找出世界上一切暴力事件爆发的线索，会花费太多的时间。享有崇高声誉的联合国已不只一次由于拒绝接纳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成为会员国，拒绝这一大国在指导我们这个组织的工作中发挥作用而陷入困境。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荒谬做法；这个需要加强力量以发挥其有效作用的联合国大家庭，应当纠正这种严重无视自己原则的做法。我的国家要求：在本届会议期间，应当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人民唯一代表的权利。

269. 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在这个组织中的存在是不能容许的。联合国必须恢复人民中国的合法权利，同时要求蒋介石代表交出他们所篡夺的权利。象所有爱好正义的各国人民一样，刚果人民不能同意在本组织中竟然没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的代表。

270. 就我们看来，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而能找到解决世界所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的办法，是不可想象的。例如，裁军问题由于一种障碍而停滞不前，而这种障碍只有当来自北京的代表团开始在讨论中起有效作用时，才能真正排除。不管人们有什么想法，中国的力量是一个既成事实，在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时候，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做法是荒唐而虚伪的。

271. 至于裁军问题的实质，刚果(布)愿意着重指出，拥有大量武器的各大国必须把它们的决心建立在真诚和大公无私的基础上。刚果(布)不愿意使裁军政策仅仅成为各大国以建立它们的霸权为目的的一种花招。裁军如果要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服务的话，那就必须是有效的。鉴于人类的三分之二面临着贫困问题、在城市中少数民族被迫集中居住在一起的问题和无数其他问题，各大国军费开支天文数字般的增长是可耻的、不道德的。

272. 世界经济局势的惊人不平衡极其雄辩地证明，起支配作用的自私自利造成了把穷国和富国分开的障壁。人人都知道这个建筑在富国的漠不关心和自私自利基础上的障壁逐年有加宽和增高。

273. 当我们进入一些人称之为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时，我们遗憾地看到，对我们的许多国家来说，开始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所必需的那些条件还远远没有达到。第三世界与工业化的国家相比，不仅在经济上落后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表明，这种落后状态之戏剧般的加剧是与人口增长相关联的。不幸的是，当我们考虑到为扭转这种趋势究竟采取了什么步骤时，事实只能使我们更悲观。新德里会议^⑩向全世界生动地揭露了发达国家内在的自私自利。

274. 发展中国家要求同这个空谈理论、妄自尊大的深于世故的世界决裂，而直接进入讲究实际、具有真正国际团结的鼓舞人心、明确果断的世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刚果(布)认为，必须给经济合作和发展以各种新的形式。这是另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

275. 在对国际棋盘上的这局棋的形势做了这种简要的观察之后，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个人不愿意做出任何结论，因为事实本身所表明的人类的智力所能够设想的会更加有力、更加自然。

276. 可是，尊贵的代表们，为了那些委派你们的人民的利益，我必须强调指出：如果正义与和平要在我们这一代和后代得到实现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要看到一个更加高尚、更加富有生气的国际社会的话，积极的力量必须以加倍的努力和决心行动起来。

277. 主席：印度外交部长迪内希·辛格先生阁下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

278. 迪内希·辛格先生(印度)：今天我本来不打算再次走上这个讲坛来占用这个庄严的大会的时间。然而，巴基斯坦代表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讲到了一些事情，对于这些事情的记录有必要加以纠正。

279. 他提到了涉及他的国家和我的国家的某些双边问题，这些问题对你们来说并不陌生，而且提交大会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本来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象他自己建议过的那样，由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双边讨论。但是，既然他再次决意引起大会对这些问题的注意，那么我就要非常简短地谈点意见。

280. 首先，他讲到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问题。他要我们注意弄清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意愿。我愿提醒巴基斯坦代表：把这个问题提交本组织的是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而且问题是巴基斯坦侵略了印度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后来在这里进行的辩论中，关于巴基斯坦进行侵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了，而且巴基斯坦还被要求撤出它的军队。对此巴基斯坦做了些什么呢？巴基斯坦新闻部长能不能告诉我们，巴基斯坦已经遵照联合国决议从查谟和克什米尔撤军了呢？

281. 我还愿意提醒巴基斯坦代表，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已经作出了他们的选择，并且不容更改地确定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尽早加入印度。如果有少数人受到强行阻挠而未能确认这一选择的话，那就是一些被巴基斯坦所控制的人。

282. 巴基斯坦代表讲到了自决权。我联想到我的国家，在那里今天我们庆祝我国国父诞辰一百周年。今天我们和他的最杰出的信徒之一在一起，他是他的祖国的一位忠诚领袖，他为了他的人民的自由奋斗了终生。他也为他的人民要求过自决权——并且不是从印度，而是从巴基斯坦要求自决权。有这样一位被称为“边疆的甘地”的人和我们在一起，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但是巴基斯坦是怎样对待他的呢？对他一直为他的人民所要求的自决权，巴基斯坦又是怎样对待的呢？

283. 巴基斯坦代表建议进行双边讨论来解决我们的分歧。印度政府一贯愿意和巴基斯坦在双边基础上进行讨论，除了讨论那些可能积极促进两国之间更密切的关系的问题以外，也讨论可能妨碍这种更密切的关系的所有问题。

284. 其次，巴基斯坦的部长在他的讲话中还提到了印度建设法拉卡大水坝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几年前巴基斯坦第一次提到这个问题时，我

^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

们已被告知，他们对恒河水的需求量将是三千五百立方呎/秒。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年内，巴基斯坦不断增加这一需求量，而现在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五万八千立方呎/秒。九年里这一需求量增加了十五倍还要多。因此，代表们也会理解，为了使这个需求量不再增加，我们自己也急于要解决这一问题。

285. 然而，情况是这样的，恒河是一条印度的河流，尽管如此，我们仍愿意就这个问题同巴基斯坦进行讨论，以便使巴基斯坦确信，法拉卡大水坝的建设不会对巴基斯坦有任何损害。我们所提议的技术级会谈仅仅是弄清楚巴基斯坦对恒河水的可能的利用。东巴的问题不是缺水而是水量过剩的问题，因此这件事必须经过充分审查，才有可能在任何其他一级举行任何有意义的会谈。人们不禁要问：对河水的要求真的是为了东巴农民的利益，还是仅仅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才提出这个有关东巴的问题。

286. 最后，巴基斯坦代表一定要提到我的国家最近发生的一些令人深感痛心的事情。我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已经讲过下面的话，现在我重复一遍：

“甘地为我们立下了严格的准则。他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宽宏大量，使用非暴力。我们不敢说已经实践了他的教诲。我们曾多次踌躇不前，甚至最近还是这样。但是谁都不能指责我们没有认真地努力走那条他为我们指定的道路。”
〔第一七七五次会议，第 104 段。〕

287. 代表们知道，印度是一个非宗教国家。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权利都得到保证。在我们独立后的二十年中，我们坚定地力图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建立非宗教主义。不能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成功的。但是我们能够颇为满意地说，我们已经能够给予我国各阶层的人民以平等和安全，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理由感到自豪的。尽管如此，我们有时也看到人们爆发出一阵狂热。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我们国家所特有的。不幸的是，许多国家都为教族骚动、种族动乱和其它冲突所烦恼。这些事情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都使我们感到痛心。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社会，消除种种疑惑和猜疑，以便使我国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人人都继续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全部自由和基本权

利。由于巴基斯坦政府利用它所掌握的所有大规模宣传工具，日以继夜地广播宣传，不断地煽动教族仇恨，使我们的任务大大复杂化了。我愿恳求比我年长的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如果他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还有一点关心的话，他就应当明智地把他所控制的工具用于宣传和睦和团结，而不是宣传冲突。

288. 让我们看看巴基斯坦对待少数民族的记录吧。在巴基斯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那一年，巴基斯坦有将近一千八百一十多万印度教徒。在此后的十年里，巴基斯坦以残暴的手段使这一数字减少到大约一千万。请问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即使不考虑这几年中预计的正常的人口增加数字，那八百多万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是被杀害了，是改信其他宗教，还是被赶出去了呢？就我这方面来说，我愿意告诉他，在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我国的穆斯林人口从三千五百四十万增加到四千六百九十万，现在则超过六千万了。我国的少数民族在我国生活的各方面正在起着主要的作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情。

289. 今天在我们试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时，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说些什么。正象我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我们将和国际社会一道致力于建立新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巩固现存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向巴基斯坦伸出同样的友谊之手。让我们一道工作，逐步解决我们的分歧，撤除阻碍两国人民走到一起来的障壁，加强久已存在的联系。我希望在这方面将得到我的巴基斯坦同事的充分合作。

290. **主席：**伊拉克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291. **哈拉夫先生(伊拉克)：**伊朗外交大臣提到了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存在的阿拉伯河问题。我肯定，我国外交部长会要求陈述伊拉克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但是，我的代表团对伊朗外交大臣在这一问题上所讲的一些话并不想听之任之而不予以驳斥。我愿意在这个阶段就这些话作一简要的评论。

292. 关于为什么伊朗单方面认为一九三七年条约无效，伊朗外交大臣陈述了三条理由。其中一条理由，据他说，是因为伊拉克坚持干涉阿拉伯河上的自

由航行。过去三十二年来，阿拉伯河上的航行一直是很有秩序的，而且是由伊拉克当局根据一九三七年条约进行指导和管理的；附带提一下，一九三七年条约是以一八四七年埃尔佐鲁姆条约和一九一三年君士坦丁堡议定书为基础的。在这些条约里以及在一九三七年条约里，伊拉克对于阿拉伯河的主权和管理权已经得到了确认。

293. 伊朗外交大臣说，一九三七年条约是为了殖民利益或者由殖民利益强加于伊朗的。我想在此时此地说明一下，那个条约是伊朗政府签字批准的；那时的政府是由伊朗国王、现在国王的父亲掌管的。的确，伊朗那时候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历史的事实是，正是伊拉克在那个条约里给了伊朗一些利益，而不是相反。

294. 伊朗外交大臣说，三十二年来，伊拉克一直拒绝执行该条约的各项条款。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而且单单在今天，伊朗才认为宣布该条约无效是合适的。三十二年来，这一条约一直是很有效的。

295. 伊朗外交大臣以下列的根据，对伊拉克对于阿拉伯河的权利和我们对该河的主权提出异议。第一，他说，阿拉伯河很长，流经两国之间长达八十哩。第二，他说，这条河的水源有一半以上出自伊朗国土。第三，他说，一九三七年条约的基调——我强调“基调”这两个字——并不给予伊拉克以绝对的主权。

296. 我请各位代表仔细考虑一下伊朗外交大臣用来作为单方面废除该条约的借口的这三条理由。的确，假如别的国家如照此办理，你们可以想象，今天的世界地图势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接着，伊朗外交大臣说，“伊拉克由于拒绝履行根据一九三七年条约它应承担的义务，它就丧失了根据该条约它得到的一切权利”。我刚才提到，根据该条约得到了一些优惠和一些权利的正是伊朗，而不是伊拉克。

297. 不仅如此，伊朗外交大臣还以这些理由和他在声明里所提到的其他一些理由，宣布了这一条约无效。我们都很了解，边界条约不是可以根据一方的愿望和意志，单方面加以改变的条约，在那些条约里

没有关于任何修正或改变的条款时，尤其是如此。一九三七年条约就属于这种情况。

298. 伊朗外交大臣曾对大会说，伊朗政府已经把它的立场告知了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提出了一些有待双方同意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至于我方，我们也已经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讲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愿意在那个条约的基础上，根据条约的履行情况，同我们的伊朗邻邦进行谈判。我们也曾表示过，如果我们的伊朗邻邦同意的话，我们愿意诉诸国际法院或者承认国际法院的裁决。到那时候，我们就会通过国际法院看到究竟那一方是对的。如果伊朗的要求是真诚的话，那么它为什么不坐下来同我们在那个条约和条约履行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会谈呢，或者，为什么不同我们一起到国际法院去呢？关于阿拉伯河的问题，暂时就谈这么多。

299. 伊朗外交大臣提到了阿拉伯湾。他在谈到阿拉伯湾时，把它，或者至少它的一部分，说成是过去他们版图的一部分。伊朗同阿拉伯湾的联系，是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作为这一地区的占领国所形成的联系。如果那样一种关系就构成过去和该国的关系的话，那么，我相信，假如由于非洲和亚洲，实际上还有世界其他地区，过去曾经是殖民国家的所属部分，因而这些占领国声称在非洲和亚洲享有某些权利的话，我的非洲和亚洲朋友就将不可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能仅仅由于伊朗占领过阿拉伯湾的某些地区，它就拥有了任何干涉的权利或提出任何要求的特权。

300. 伊朗外交大臣谈到了阿拉伯湾的资源 and 财富。他说，他们准备同那些领土上的人分享该地区的财富。这些财富是属于该地区阿拉伯人民的，而不是属于外国人或以前的占领者的。

301. 说到英国人履行其撤出该地区的声明之后的状况，伊朗外交大臣说〔见第 157 段〕：

“我们现在认为，并将继续认为，只有阿拉伯湾沿岸所有国家的历史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存，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状态才能得以维持。”

302. 该地区的一切权利是属于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民的，而不是属于别的人。应该由这些地区的人

民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以及怎样处理他们的资源和财富。

303. **主席：**巴基斯坦国务新闻部长，谢尔·阿里·汗阁下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

304. **谢尔·阿里·汗先生**（巴基斯坦）：印度代表对我关于印巴次大陆现实情况所讲的话感到恼火。他对我在纪念甘地诞辰一百周年时竟援引了这样的事实表示遗憾。我倒要问他：还有什么会比印度重新献身于消除狂热和制止暴力的目标更能表示它对甘地精神和他所献身的事业的敬意呢？这正是我所建议的那种献身精神，这正是我在发言中向印度所呼吁的那种献身精神。

305. 我说过，人类要求制止那种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印度沦为牺牲品的暴力。难道这些话不符合甘地的教导吗？甘地先生死于印度教的一个狂热分子的枪弹，他将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献给了拯救德里的伊斯兰教徒的一场英勇斗争。

306. 在昨天晚上的无线电广播中，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承认，古加拉特各部族“对我们的全部庆祝活动进行了嘲弄”。

307. 今天早些时候，甘地的另一个信徒、前印度副总理德赛先生在新德里说，“甘地是在德里被暗杀的，但是二十二年后他在艾哈迈达巴德再次被杀”。今天，这个纪念甘地诞辰一百周年的印度举国欢庆的大喜日子，在哀悼艾哈迈达巴德的殉难者时，我们对甘地第二次被暗杀表示哀悼。

308. 印度代表再次重复声明，印度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同巴基斯坦举行会谈。如果这一声明是真心诚意的话，那就意味着，印度准备同巴基斯坦进行谈判，以解决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在内的，印巴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争端。

309. 请尊敬的印度外交部长到这个讲坛上来证实我的这种理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会发现，巴基斯坦是不会不予响应的。我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甘地和已故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保证的那些东西。这里我要引用甘地的私人秘书帕勒拉尔先生所写的甘地传记中的一段。这一段提到甘地于一九四七年

访问查谟和克什米尔期间与克什米尔代表团的会见：“印度将在八月十五日获得自由”。那么克什米尔呢？甘地回答说，“那将取决于克什米尔人民”。代表们都想知道克什米尔将加入印度联邦还是加入巴基斯坦。甘地答道，“那还是应当按照克什米尔人的意愿来决定”。

310. 我再引用甘地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在一九四七年八月间讲的：

“……英国人已经撤出印度，各邦人民成了他们自己的主人；因此，克什米尔人必须在没有来自内部或外部的任何强制，或任何强制迹象的情况下，决定他们属于哪一个联邦——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

311. 以上两段是援引甘地的话。现在我援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通过全印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的一段话：

“我们已声明过，克什米尔的命运最终要由人民来决定。我们这个保证不仅仅是向克什米尔人民做出的，而且也是向全世界做出的。我们绝不会，也不能自食其言。”

312. 印度代表谈到了在巴基斯坦的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待遇。请印度不要忘记一件事：在巴基斯坦没有发生反对印度教少数民族的宗教骚动。

313. 至于说双边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友好的解决，那么，它们仍然是双边问题；但是如果一方依旧固执己见，那么，这些问题势必引起国际注意。联合国规定，克什米尔的未来必须按照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印度外交部长问道：“为什么巴基斯坦没有把它的军队从克什米尔撤出？”这一问题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联合国印巴问题委员会的决议中已得到回答。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军队必须同时撤出克什米尔。

314. 我愿提醒印度外交部长，印度曾经接受并保证遵守那一决议。如果印度不做出愿意撤军的任何表示，那么，巴基斯坦怎能单方面撤军，而任凭印度去占领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呢？

315. 关于印度代表对分享恒河这条国际河流的河水争端所发表的见解，我想谈几点不言而喻的看法。

316. 第一，恒河的河道穿过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的领土，因此它是一条国际河流。假如恒河不流经我们的领土，我们干什么要过问这条河流呢？恒河并不是一条印度河流。

317. 第二，无论是就巴基斯坦来说，还是就印度来说，对恒河河水的使用量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扩大耕作面积的计划，两国都会继续需要更多的水。因此，就有必要拟订一个双方同意的分享恒河河水的方案。

318. 第三，任何一种分享恒河河水的方案，如果把一方的权利永远固定在一成不变的数字上，而把所有剩下来的使用河水的权利留给另一方，都是不公正的。恒河争端的实质是，这个争端的解决必须建立在一种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得到调整的相互谅解的基础上。为了达成这样一种谅解，我们准备从政治角度同印度进行谈判。现在该由印度作出相应的答复。

319. 印度外交部长今天上午说，“某些有关方面怀有不恰当的企图，要把一个实质上是政治性的问题涂上宗教色彩”。对他这句话我们深感遗憾。毫无疑问，中东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但是，焚烧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并不纯粹是，或并不完全是非宗教事件。谁能否认其宗教色彩呢？这种渎圣行为引起了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极度痛苦，因为这一事件涉及到他们认为自己信仰中的最神圣的东西。正是这种痛苦

使二十五个伊斯兰国家的代表聚集在这里，要求安全理事会考虑这种局面，其结果是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拉巴特召开了伊斯兰最高级会议。巴基斯坦一贯表明，耶路撒冷问题是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

320. 我们是首先欢迎包括印度在内的非穆斯林国家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焚烧阿克萨清真寺事件的辩论的国家。我们在这个讲坛上再次欢迎他们对耶路撒冷这个重大问题继续表示关心，并对他们在这个问题的原则上所持的立场向他们表示敬意。

321. 我感谢印度外交部长伸出友谊之手。我愿意握住这只友谊之手。只是他必须向我做出如下表示：即我们可以坐下来，对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及法拉克在内的、所有我们尚未解决的争端进行谈判，并制定保护我们各自少数民族的有效措施。这里不应该有例外，不应该有条件，不应该有限制，也不应该有保留。我准备根据这些条件握住他的手。

322. 主席：我从伊朗代表那里了解到，因为时间已晚，他愿意在明天行使答辩权。

323. 大会休会前，我很愉快地履行职责，代表大会主席，趁此机会感谢埃塞俄比亚、伊朗和刚果(布)三国的外交部长，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几内亚外交国务部长对主席所表示的祝贺。

下午八时零五分散会

第一七七七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安吉·E. 布鲁克斯小姐(利比里亚)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福拉伊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女士，我愿祝贺你被选任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主席这一崇高

职务。你十五年来处理联合国事务的丰富经验和能力将使你能精明而又干练地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们两国除了有亲密的关系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之外，我们还都在努力各自在许多不同社团的基础上建设民主的国家。对于你们代表团和你本人在促成一九六一年接纳塞拉利昂为联合国第一百个会员国的那些事件中起的作用，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向你保证，在你任职期间塞拉利昂代表团一定支持你。